



15

期

東

山

客

在句號劃下前

寫出屬於我們的青春

在句號

之前



START THE PROLOGUE



一、前言

01 編前語 p4

02 校長的話 p8

二、在句號落下之前的回望

01 18歲以前的我 p10

02 理想中的自己 p26

三、在逗號停頓之際的欣賞

03 校園裡的小確幸 p32

04 校園設計 p36

四、在驚嘆號迸發當下的迴響

05 音樂帶來力量 p42

06 東山怪談 p57

五、在引號註明內的華章
在山海之間的對話聯合文學營 P61

六、在波浪號中的琴音繞樑
校園一隅的鋼琴手 P68

七、在書名號內的精心表揚
東山文學獎 P72
國語文競賽-作文

編後語
獨屬於東山客的句號

編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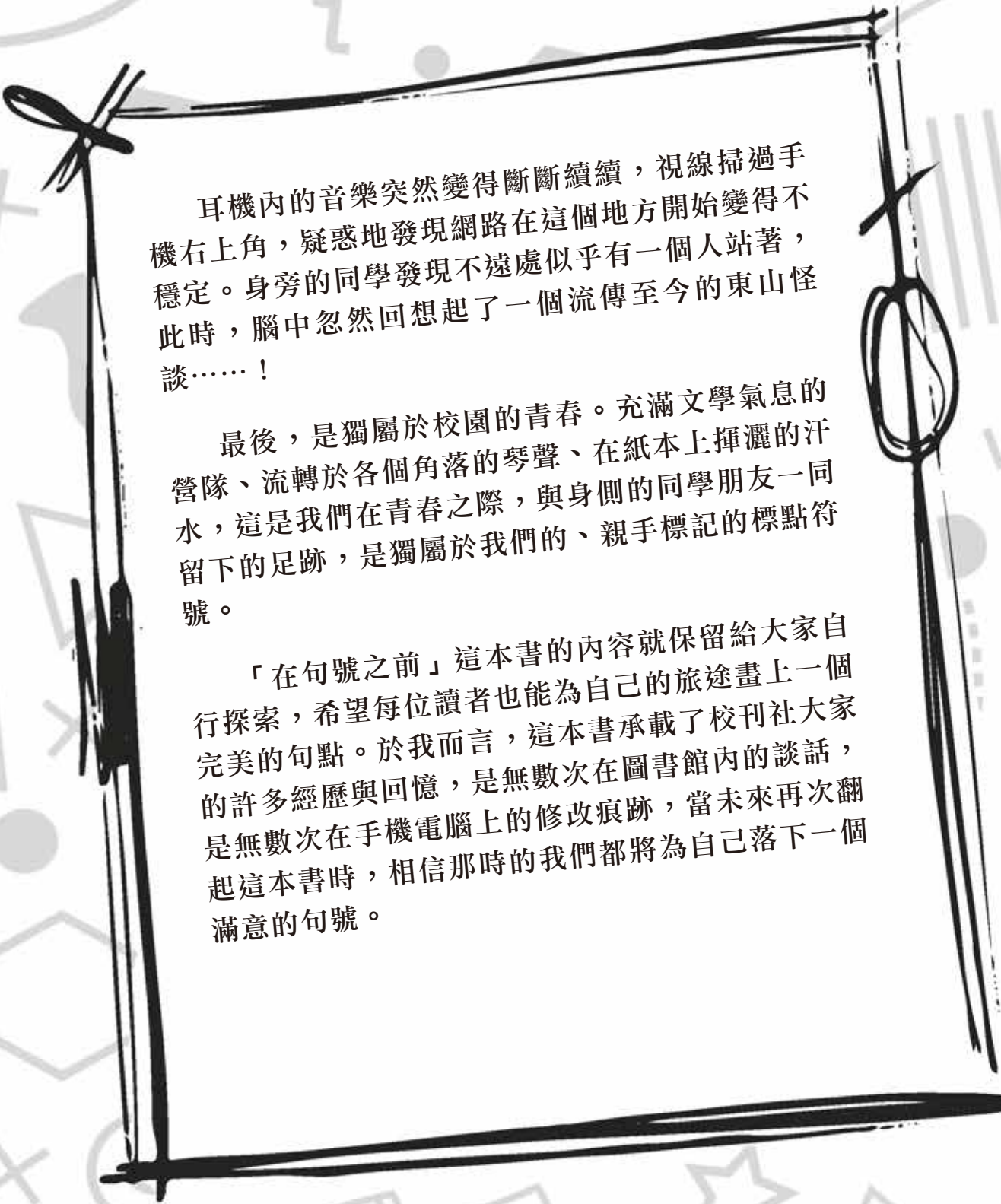
主編 張瑄恩

青春未完的時刻，這本書的名字叫做——「在句號之前」。

活力正盛的我們懷揣著夢想，一路走向我們所期待之處，或許在這一路上會出現我們意想不到的事情，而這些事情隨著時間的滋養，慢慢成為了我們成長的養分。在這趟旅途的句號尚未畫下之前，不妨回首看看，過去的我們，是如何一路走到此地？現在的我們，又是否是曾經理想的模樣？這便是「在句號落下之前的回望」。

青春的時光總是過得飛快，而在飛速逝去的時間中，不妨慢下速度，看看時常被遺忘的周圍。進入人潮擁擠的學校大門，映入眼簾的是可愛純真的壁畫；走在陽光灑落的蜿蜒小道，身側是笑容洋溢的朋友，校園裡總是埋藏著許多小確幸，成為我們上學的動力。駐足在放慢的時刻，我們欣賞著人生路上的風景，這便是「在逗號停頓之際的欣賞」。

耳熟能詳的音樂響起，熟悉的嗓音彷彿穿透耳機繚繞在我們耳邊，我們聽著聽著也不自覺地哼了起來。創作者們投入心力，寫出給予我們力量的歌曲，而在創作者們不知道的地方，仍有許多人以微小的歌聲，哼出他們對於這首作品的迴響。



耳機內的音樂突然變得斷斷續續，視線掃過手機右上角，疑惑地發現網路在這個地方開始變得不穩定。身旁的同學發現不遠處似乎有一個人站著，此時，腦中忽然回想起了一個流傳至今的東山怪談……！

最後，是獨屬於校園的青春。充滿文學氣息的營隊、流轉於各個角落的琴聲、在紙本上揮灑的汗水，這是我們在青春之際，與身側的同學朋友一同留下的足跡，是獨屬於我們的、親手標記的標點符號。

「在句號之前」這本書的內容就保留給大家自行探索，希望每位讀者也能為自己的旅途畫上一個完美的句點。於我而言，這本書承載了校刊社大家的許多經歷與回憶，是無數次在圖書館內的談話，是無數次在手機電腦上的修改痕跡，當未來再次翻起這本書時，相信那時的我們都將為自己落下一個滿意的句號。

編前語

社長 楊雁凌

大家好，我是校刊社社長楊雁凌。轉眼之間，我已經以社長的身份陪伴校刊社快一年了。回憶起當時的我，剛接下這個職位時，內心充滿不安。害怕自己做得不夠好，卻又因為終於鼓起勇氣突破自己，而隱隱感到期待。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不是主動的人，更多時候，我習慣順從地跟著大家的步伐前進。我還記得那是一次臨近期末的社團課，學姊問我是否有當幹部的意願。原先的我，想過能不能以主編或副編的身份替校刊社做點事情。直到後來，學姊再次問我要不要試試看當社長，我猶豫了很久後答應了。但也正因如此，我才終於踏出那一步，慢慢走出舒適圈。

高中生活是一篇還在書寫的文章：迴盪在校園的鐘聲、在運動場上滾動的排球、被試卷鋪滿的書桌都是細碎卻鮮明的標點，而那輕輕被寫在紙張上的文字才是真正的主角，是我們。在句號之前，我們的青春未完待續。

這一期的《東山客》中收錄了許多不同的聲音，我們在校園中穿梭，尋找青春留下的痕跡。除了紀錄了東山的奇聞軼事和散落在四處富有美感的設計，也寫下了身為高中生的我們，對未來的憧憬、迷惘，以及那些還未說出口的想像。製作這期《東山客》時，過程遠比想像中艱辛，有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做，有時也會對自己做出的成果不滿意，但是當我看到大家在社課時圍在一起討論、低著頭修改稿件的模樣時，我才發現，比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們一起留下了屬於青春的痕跡。

高一剛入社時，我們的工作只是寫文章，排版和許多後製內容都是學姊們負責做的，當初只覺得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直到終於換我們做時才真正體會到學姊們的辛苦。一開始幹部之間還有些生疏，經過連續幾個月的相處，我們聚在一起構思校刊主題、參與文學營幕後工作回憶拼湊在一起，建立了革命般的友誼。

終於，《東山客》的製程已不知不覺接近尾聲，那些熬夜校稿、反覆排版的日子仍歷歷在目。在進入校刊社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能參與一本校刊的誕生。對我們每個人而言，這段經歷就像潮汐退去後留下的貝殼，當未來某天回望高中生活時，能再次撿起一枚枚承載著青春與回憶。而在這些珍貴的回憶之中，也少不了莫喬婷老師一路上給予我們的支持，當我們在過程中遇到瓶頸時，老師的聲音就像一劑安定劑，讓我們沉澱下來，重新找到方向。謝謝社團中每一位社員的付出，替校刊增添了豐富的色彩。謝謝幹部們的堅持不懈，我們一起攜手走過了這段旅程，無論遇到什麼樣的挫折，我們都不忘初心地走到現在。

最後，衷心感謝校長、圖書館及各處室在過程中的協助與支持，使《東山客》得以順利完成並如期出刊。我謹代表東山高中校刊社，向所有一路上曾給予協助的人，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校 長 的 話



清晨，當第一縷晨曦穿透教學大樓的長廊，我常看見你們背著行囊、步履匆匆的身影；黃昏時分，操場上的運球聲與社團的練習聲交織，奏響了校園特有的生命樂章。每當此時，我總會產生一種錯覺——這片校園並不僅是物理空間的集合，更像是一張鋪展開來的巨大稿紙，而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正襟危坐、手握筆桿的創作者。

如果說人生是一部宏大的著作，那麼「青春」——高中三年，無疑是其中最充滿張力、轉折最劇烈，也最令人屏息以待的章節。

緣起：那場名為「入學」的開篇

回想起你們剛踏進校門的那一天，每個人的眼神裡都帶著一種「留白」的美感。那時的你們，像是剛拿到一本裝幀精美卻尚未落墨的新書，對未來的想像

還停留在模糊的草圖上。那時的筆觸是生澀的，或許在自我介紹時還帶著些許顫抖，在選擇社團時還有些舉棋不定。

但這正是創作最迷人之處。「高中生活」這篇文章，從來不是預設好的劇本。它不是填充題，非要你填入標準答案不可；它更像是一篇隨筆，允許你在字裡行間隨性地塗抹與修正。身為校長，我最欣慰的，莫過於看見你們從第一章的「觀望者」，逐漸蛻變為掌控情節的「主述者」。

續寫：在挫折與挑戰中修辭

一篇動人的文章，絕不可能只有平鋪直敘。如果高中三年只是日復一日的讀書與考試，那這篇文章將會多麼乏味？

在你們的青春稿面上，那些「解不開的數學難題」、「練不成的球場絕招」或是「無法消化的情緒」，其實都是文章中的衝突與懸念。文學大師海明威曾說：「第一稿永遠是上不了檯面。」這句話雖然辛辣，卻道出了真理：偉大的作品都需要經過無數次的刪改與潤飾。

當你在深夜為了段考而感到挫敗時，請把它看作是文章中的一個「伏筆」——沒有現在的低谷，就無法襯托出未來逆襲的壯烈。當你在社團活動中與夥伴發生爭執，那是「對話框」裡的張力，教導你如何理解差異、尋求共識。

你們在實驗室裡屏息觀察的化學反應、在文學課上與古人的靈魂對話、在藝術舞台上的揮灑，這些都是你們為這篇文章所下的華麗修辭。這些經歷或許不會直接出現在成績單上，但它們厚植了你們的生命底蘊，讓你們的文字不再空洞，而有了真實的重量。

青春的標點：句號之前的留白

在中文寫作中，我們非常在乎「標點符號」的運用。我想提醒大家，在高中的這段敘事裡，請不要急著畫下「句號」。

很多同學會因為一次考試的失利，就覺得人生被定型了；或因為一段關係的終結，就以為青春走到了盡頭。但在我看來，那充其量只是個「分號」，或者是代表轉折的「破折號」。

高中生活的本質，應該是充滿「引號」的。去引用大師的思想，去引用學長的經驗，去引用世界的脈動。同時，也要留下大量的「刪節號」，給予未來的自己無限的發展空間。你們正處於一個可以不斷「重寫」的階段，每一次的覺醒與努力，都是在為原本平淡的情節增添新的變數。

共同執筆：那些與你並肩的「協作者」

雖說每個人是自己故事的主角，但在這篇文章的側邊，總留有許多溫暖的「眉批」。

那是老師們在黑板前嘔心瀝血的叮嚀，是家長在燈火闌珊處默默的守候，更是同窗好友在走廊上隨口的一句鼓勵。這段青春並非孤島上的獨白，而是一場盛大的「集體創作」。那些與你並肩作戰的戰友，他們在你的章節裡留下了笑聲與淚水，讓這段故事變得立體而富有溫度。

請珍惜這些出現在你生命裡的「配角」，因為多年後回首，最讓你感動的往往不是那個光彩奪目的終點，而是這些與你一同推敲字句、修改草稿的時光。

後語：未完待續的壯麗詩篇

此刻，校刊即將出刊，但你們的高中生活還在進行中。

有些同學即將面臨升學的洗禮，準備為這段篇章寫下一個階段性的總結；有些同學則剛站穩腳步，正準備在第二章大展身手。無論你處於哪一個段落，請記住校長這句話：「高中生活從不只是為了通往某個終點，它本身就是目的。」

不要害怕寫錯，因為青春擁有最高級的容錯率。不要害怕留白，因為那是留給未來驚喜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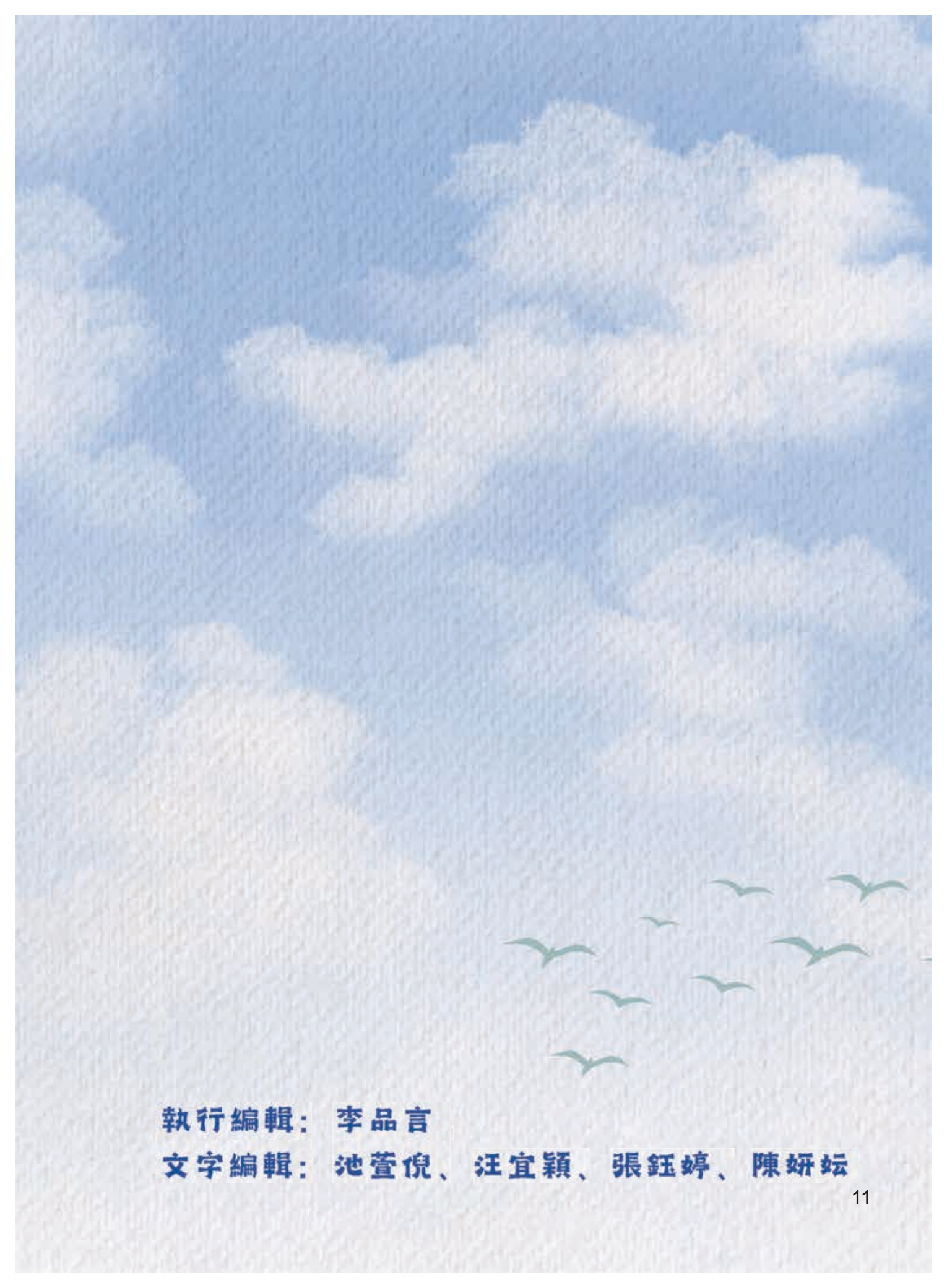
屬於你們這篇文章，標題或許還在更動，內容或許仍在翻轉，但那份屬於青年的熱血與純真，將會是支撐整部作品的靈魂。請大膽地寫下去吧！用你們的智慧、勇氣與汗水，去填滿每一行空白，去挑戰每一種可能。

因為，屬於我們的青春，永遠是「未完待續」。

願你們在字裡行間遇見更好的自己。



18 以前 的我



執行編輯：李品言

文字編輯：池萱倪、汪宜穎、張鈺婷、陳妍妘

前言

18歲是人生中的重要轉捩點，過了18歲的我們往往需要擔起更多重大的責任。那些因為年齡關係無法完成的事，18歲後都將一一做到。不過有沒有什麼是能在18歲前，這個正值青春的年紀嘗試看看的呢？這個問題值得好好深思，無論是已經成年的大人，回想自己當初青春時期是否有留下遺憾或後悔沒做的事，亦或者是充滿潛力的青少年正滿懷期待的規劃自己的未來。

有的人認為升上高中之後，希望自己能好好地融入班級，因為國中的時候和同學的關係不是很好，所以上了高中後希望可以交到朋友，至少在學校不會這麼孤單。

有的人覺得上了高中後，時間過得很快。明明上一秒才剛從國小畢業上了國中，怎麼現在突然就出現在高中教室了呢？然而時間和成長就是喜歡在人的眼皮子底下溜過去，每次當我們回過神來時，它就一定會消失在人生的轉角後。轉眼已經過了那麼多年，連曾經最喜歡哭哭啼啼找媽媽的自己都已經成為了離成年不遠的高中生。不過為了實現夢想，她會從高中開始努力學習有關的知識，希望高中生活的努力能夠成為前往夢想的一塊鋪路石。

有的人認為，儘管可能會急氣用事，做事綁手綁腳。但堅信自己一定會長大，不管是外貌或者是內心，她發自內心期待長大的那一天。

也有的人覺得很多時候自己活得很不像自己，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心智年齡也在隨著時間成長，有時是腦海裡的某個聲音在叫自己做事，腦海的那聲音告訴她：「你應該這麼做才對。這樣才合理。」

大多數人，包括筆者，都還處在不知該如何是好的狀態，說是懵懂無知也不為過。不過，那也僅限於對未來的不解罷了。過了一個又一個生日，內心也跟著年齡逐漸成熟。像是面對課業更有責任心、和朋友相處給予尊重、懂得父母的憂心並回饋，這都是即將成年的同學們，在心境與外在層面的成長。除了保持課業，追逐夢想、成就自己也是高中生經常思考的。

心得

大多數人會感嘆時間消逝太快，對未來還沒有方向，或許是因為任何人對未知的事物都會帶有膽怯，沒人能說準會發生什麼，也就沒了向前邁步的勇氣。也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的正是勇氣，成就未來那個即使跌跌撞撞仍舊懵懂的自己。

面對即將 成年的 想法



在編輯群中，每個人都對即將成年的時刻有些不同的想法：

有的人覺得18歲的那一天應該會很平靜，畢竟自己沒有過生日的習慣，因此對她來說跟平常沒什麼不同。

有的人對於成年，既害怕又期待，因為家庭的因素住在育幼院，也預計在今年暑假離院，獨立居住，所以算是比其他同年齡人更早體驗出社會的生活。

有的人面對即將到來的成年，說不上期待卻也說不上慌張。從國中開始她就已經感嘆過了無數次時間的流逝。而現在，當自己離成年那麼靠近時，一方面擔心著成為成年人的壓力，一方面又隱隱期待著大學的自由與生活。

也有人認為這是一段象徵性的歷程，成年代表自己已經獨立，不再是初出茅廬的小孩子，責任心要更勝於以往，並且已經離夢想不遠了。



對於即將成年的想法，

筆者訪問身邊的同學們，

有位同學說：「我未來想要以繪畫作為工作，所以現在會把自己能做到的通通做一遍。」夢想已經有了雛形，接下來就是努力去追逐，讓自己勇於成就、敢於承受。

另一位同學則是說：「就是自己多長了一歲，內心沒什麼想法，但意識到國中和高中不再相同時，保持初心才是最重要的。相較於國中生，高中生可能思想更成熟也更有自己的主見，為了不被同學影響又能堅守底線做自己，我想什麼都不改變就是一切了。」

面對即將成年的感觸

升上高一，我們都離成年又近了一步。時常會想自己有沒有成為小時候自己所期望的樣子，有沒有朝喜歡的方向努力？有沒有考上理想的高中？以後又該怎麼去準備大學？高中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為了探討即將邁向18歲的高中生們對成年有什麼感觸，我們以16、17歲的高中生們為對象發起了問卷調查，總計獲得了128項回覆，以下是調查結果的圓餅圖：

面對即將成年，你有什麼感覺？

無感

6.7%

其他

5.5%

已經準備好面對成年了

11.6%

太學懂不知道要讀哪

28.0%

時間過得好快
48.2%

結論

根據上述調查，可以發現其實大部分人都還在徬徨著，不知道將來該何去何從。我想是因為我們都被淹沒在課業之中太久，面對突然到來的未來我們都還不到該如何去做選擇，也還沒探索出自身的興趣，所以才會如此擔憂、不知道應該怎麼去面對。也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高中課程才會有多元選修、自主學習這類的課程好讓我們去探索自身的興趣，發覺自己所擅長的事物，才能真正地為未來做出打算以及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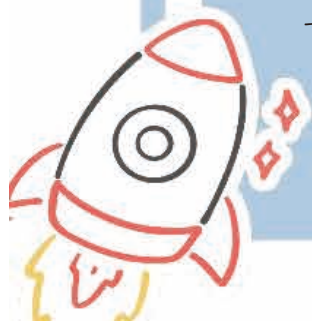
夢想

前言

對某些人而言，十八歲是一個人生的重要里程碑。踏入成年後的世界，所面對的困難與需要承擔的責任，勢必與學生時期截然不同。於是在十八歲之前，我們回望自己曾經懷抱的夢想，思考是否能在成為大人之前完成它們；若無法實現，又是否會在心中留下難以抹去的遺憾？

青春期的我們懵懵懂懂，憑著一股熱情向前奔跑。然而，當十八歲來臨，意味著必須開始承擔屬於成年人的責任與義務。在現實與理想之間，該如何不被現實磨滅熱情，持續執行那些源自青春時期的夢想？

在追尋夢想的道路上，當我們都隨著歲月的流逝期待改變與成長。也會開始問自己，未來的我會是什麼模樣？我又希望成為怎樣的大人？也許夢想不會一夕之間實現，但只要願意將它視為一顆種子，用知識與勇氣不斷灌溉，終有一天，它會在這片廣闊無垠的世界中發芽、生長，開創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編輯群中，每個人的夢想都不一樣，有人的夢想是和兩個朋友一起去外地玩，因為彼此的感情很好，所以相比和家人出門的那種壓抑和緊張，她更喜歡和他們一起出門的那種放鬆和自在。



有人目前最強烈的、最想要達成的是去日本讀書。

有人一直希望以後能夠成為一名創作歌手，因為從小就對音樂藝術有著相當大的興趣，因此從未放棄這個站上舞台的夢想，希望用自己的音樂給他人帶來希望，就像最初自己愛上音樂那時一樣。

也有人的夢想很平凡，沒有大富大貴想要環遊世界，只是希望身邊的人都能快樂，情感能夠長久，不會太快離她遠去。





心得



在人生 中，我們往往有很多「半熟」的夢想，「半熟」意味著我們逐漸邁向成年的階段，漸漸的想法會更加成熟，行事也更沉穩、有分寸。但仍然保留了純真的想法。會為了人際關係擔心，會焦慮，會迷茫，思考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還沒準備好接受自己即將成年，又或者期待那天的到來。在他人眼中雖看來有些不切實際，卻也成了影響我們未來的最大原因。要完成這些夢想可能有點困難，在過程中也許會遇到許多挫折而萌生放棄的念頭，但我們始終堅持、不放棄。筆者認為把握當下的時光，使自己在將來回憶時不會後悔，就是最好的決定。



十八歲以前，

正在形塑未來

對於部分的父母與老師而言，高中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讀好書；然而，隨著時代變遷與年齡差距，彼此的想法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於是我們訪問了不同年紀，不同學校、科系學生的想法。

第一位是他校體育班空手道的高三生，他認為十八歲以前，想翹課就去翹課。因為一旦成年，就再也無法像小學生一樣無憂無慮，因為十八歲之後必須正視現實生活與肩負責任。也正是這樣的體悟，讓他立下目標，希望成年後能買房，打造一個專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為了實現未來，他選擇透過認真工作，一步一步累積生活的能力。

第二位是普通科的高一生，他的想法相對踏實而有規劃。他希望在十八歲以前培養自律能力，透過每天安

排自己的行程，讓未來能更從容地面對大學生活。無論是打工、讀書，或是與朋友外出，他都希望能有條理地規劃時間，進而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

也有同學十八歲以前的目標其實很簡單——能夠好好呼吸、撐過高中生活並畢業就好。在他眼中，高中彷彿是一段漫長的「服刑期」，每天都只想讓自己盡量避開不必要的麻煩與複雜的人事，平安度過每一天。而對於十八歲以後的生活，他開始出現更貼近現實的規劃。他希望能辦一張信用卡，用來支付日常娛樂開銷，例如儲值觀看漫畫。在過程中，他也清楚認知到相關的責任與風險，因此會主動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確保自己能在合理、安全的情況下學習理財與消費。

從未成年的學生們，到已經出社會的師長們，對十八歲以前的看法或許不同，卻都指向同一件事——那些當下的選擇，正在悄悄影響未來的方向。有人想把握青春的自由，有人選擇為未來提前準備，也有人在多年後才理解學習的重要性。

十八歲以前的我們，未必清楚未來會走向哪裡，但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迷惘，其實都在累積造就未來的自己。或許無法避免後悔，但仍能在回望中學會珍惜，讓正在踏往十八歲的我們，未來回想時，能擁有一點遺憾、多一點肯定的青春。

回想十八歲

訪問對象：
潘慧君老師

在成年的世界裡，每天為了生活奔波忙碌，是否偶爾會想起18歲以前，那段單純美好的時光？有的熱烈又精彩，讓人回味無窮，有的令人感到惋惜，恨不得對自己說「唉呀，早知道……」，有的平凡安靜，卻讓人珍惜滿足，無論是哪一種，都是獨屬於自己青春的回憶。因此筆者訪問了學校的導師，想知道老師對於18歲是什麼樣的感觸呢？

前言

18歲以前最想做的事？

對於這個問題，慧君老師給出的答案是「考上理想中的大學」，她說：「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多多少少需要犧牲一些東西，但是這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能成功而放棄的。即使一開始的成果可能不太理想，但人總是要有了失敗的經驗才能從中汲取教訓，再想辦法從中開闢出一條通往成功的道路。無論過程是艱困或是順利、結果是成功或是失敗，至少我們曾經為了這個目標用心的努力過，這就足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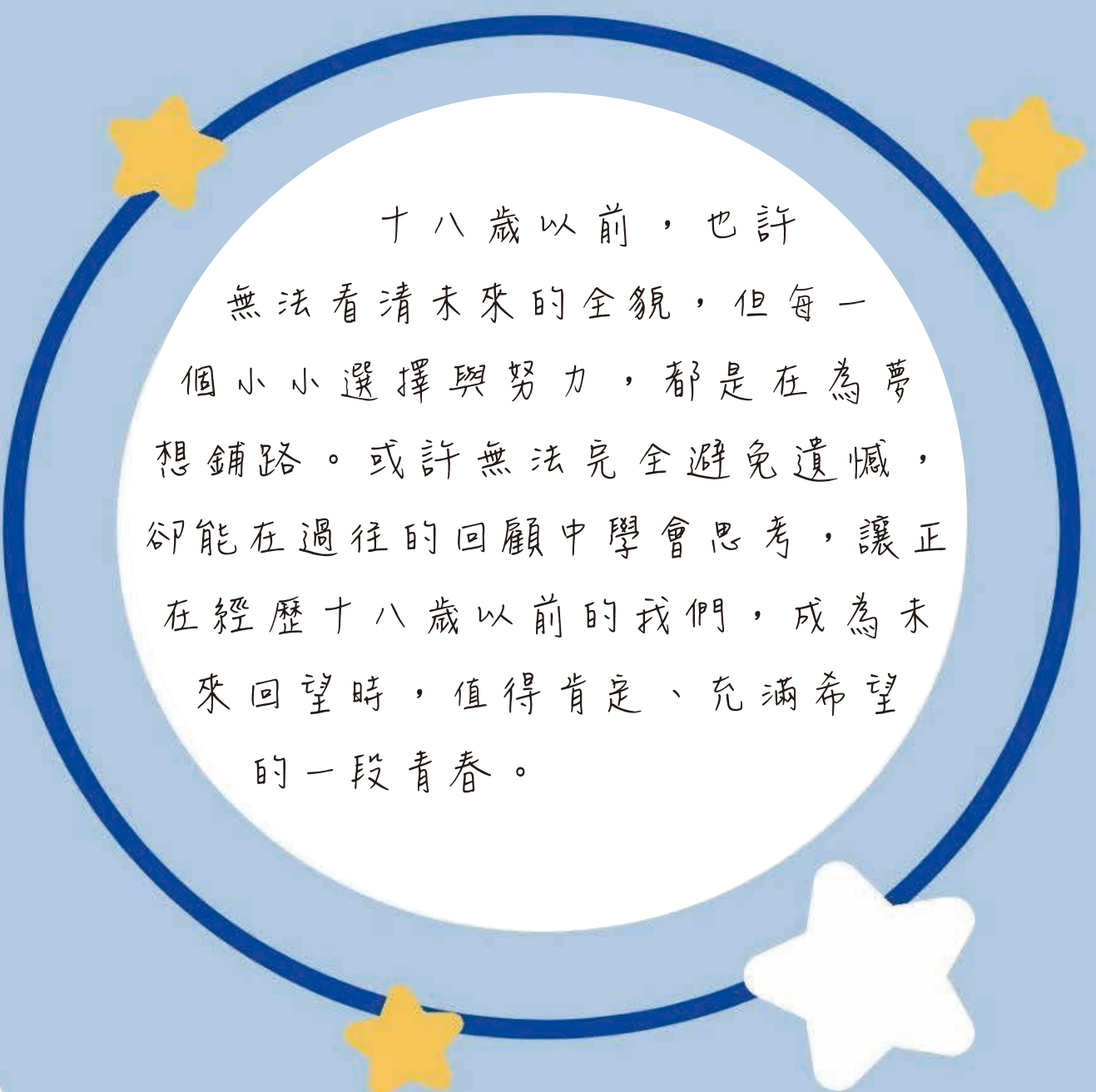
如果現在的你回到18歲你會做什麼？

慧君老師給出的回答是「一樣還是考上理想中的大學，但是因為已經知道結果，所以會更認真。因為既然知道結果是成功的，那為何不更努力？說不定能上更好的學校呢？」

另外，筆者也問到有不少大人們回憶起十八歲以前，最想做的事其實很單純。曾經渴望出國看看世界，卻因經濟因素而無法實現；也曾嚮往騎著機車，自由地穿梭在街道之間，卻因年齡未到而只能等待。那些當時看似微不足道的限制，如今回頭看，卻成了青春裡最真實、也最難忘的遺憾。也有人認為，如果能回到十八歲以前，最想告訴那時候的自己一句話：「不要對讀書抱持輕視的態度，而是要真正認知學習的重要性。」因為當自己真正踏入職場後，生活變得忙碌而疲憊，才明白若當初能更認真面對課業，或許未來會多一些選擇，少一些辛苦。

夢想與回望

學生們站在十八歲以前，對未來各自懷抱不同的夢想：有人想把握青春的自由，有人選擇為未來提前準備，也有人只希望平安度過眼前的階段；成年人回頭看十八歲以前，更多的是理解與後悔，才明白曾經那些被忽略的努力與學習，正悄悄影響夢想的實現方向。



十八歲以前，也許
無法看清未來的全貌，但每一
個小小選擇與努力，都是在為夢
想鋪路。或許無法完全避免遺憾，
卻能在過往的回顧中學會思考，讓正
在經歷十八歲以前的我們，成為未
來回望時，值得肯定、充滿希望
的一段青春。

理想中的自己

執行編輯：謝欣倪、張瑄恩

文字編輯：周致禾、馬宜喬、陳家妍、張家溱



圖片來源：AI生成

理想，是使我們能夠在平凡的生活裡，開闢出屬於自己的光芒；
在面對困境時，生長出另一種勇敢，抵禦挫折，成為更好的自己。



圖片來源：AI生成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理想中的自己，
而高中是一段摸索的過程，
或許答案不只有一種，但在想像未來樣子的過程中，
我們會更懂得自己，並找到努力的方向。



夢想成為的人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對未來的自己有憧憬、有嚮往。

即使那個模樣不那麼清晰，

卻也成為我們心中指引自己的方向。

就像是編輯群內，有人從小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表演家，

透過各種特殊才藝，在茫茫人海中脫穎而出，

有人想成為一個有著簡單、緩慢生活的人，

也有人決定，要成為一個更了解自己的人，

亦有人想成為內心有重量的人，

不只是外表的光鮮亮麗，而是內心有一把獨立的尺，

不需要依靠外界的評價來衡量自己。

還有人希望自己成為溫暖的人，

幫助世界上需要被傾聽與理解的人。



圖片來源：AI生成

為什麼想成為.....

或許我們曾在某些時刻，
因為某個契機而促成了那個自己想成為的模樣，
或許是螢幕上那些閃閃發光的表演者；
或許是親朋好友帶來的印象；
亦或者是周圍環境所給予的影響。

在編輯群中.....

有人因為從小看著親人表演，
加上看到網路上許多不同國家的表演者，
使他認為表演是一件很酷的事，而有了想要成為表演者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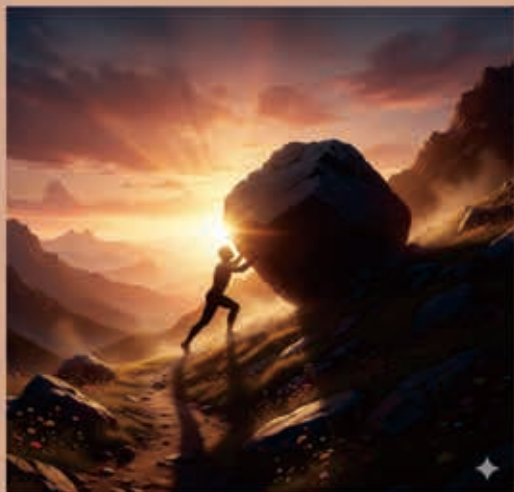
有人因為生活在擁有大量、雜亂信息充斥的這個時代，
會冒出想逃離世俗喧囂，享受樸素美好的想法。

有人在同儕壓力下，不敢去探索自我，無法了解自己、認識自己，
最終在無數個輾轉難眠的夜晚，
決定好好放下旁人給予的壓力，去找尋自己所熱愛的事。

有人渴望社交、總因為他人的評價產生負面情緒，
但在那些剖析自身的雜亂思緒裡，
逐漸意識到自己才是能包容自身缺點的人。

也有人發現在科技發達的時代，
越來越缺少人與人之間的溫度，希望自己能成為那份溫暖的存在，
在充斥著忙碌與冷漠的現代，依然願意為他人停下腳步。

成為理想中的樣子會遇到什麼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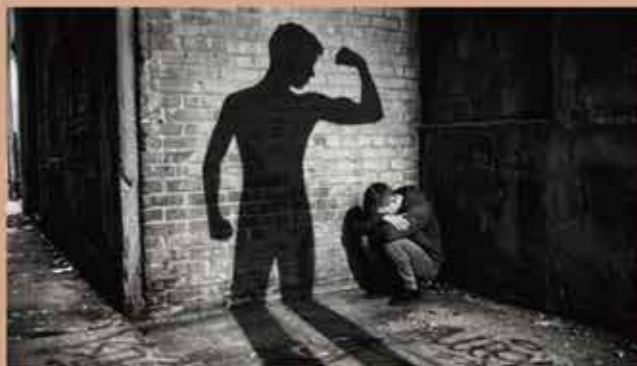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AI生成

在朝著理想中的模樣走去的過程中，肯定會受到某些牽絆與阻礙。
比如有人隨著認識的人變多，在與他人比較中容易產生壓力，
也擔心因為他人的批評而動搖自己。
有人在追隨理想的路上忽略了自己是否真的能承受這樣的速度與步伐，
內心反而隨著時間越來越空虛。
也有不敢正視現實，害怕探索自我後終究是一無所獲，
亦有人在追隨理想自己的路上仍會懷疑、
擔心自己沒有說出有趣的話讓他人喜歡自己。
還有發現在自己課業繁重或心情低落時，
仍要分出心力傾聽、關心他人也是一種負擔。



圖片來源：AI生成

現實與理想的差距



圖片來源：AI生成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在實現理想的自己時總難免會遇到挫敗，並非所有事都能一如自己所想的那麼完美，
如同編輯群中，有人因為課業的壓力導致對熱愛的事情開始生疏、沒自信，
有人擔心被大眾認為自己在逃避而不敢往前，
也有人懷疑自己的興趣是否對自己的未來有益，
亦有人依舊會因為他人的一句話而停滯不前，
還有人發現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關心，過度介入反而造成他人困擾。



圖片來源：AI生成

但是儘管如此，每個人依然朝理想中的自己前進。

即使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著差距，

相信只要一點一滴的努力，每一次的付出與堅持都是向理想中的自己靠近的一步，
無論是成為心中的樣子或追求夢想，終究能成為想成為的模樣。

校園裡的小確幸

文/魏妤蓁、胡乃勻、徐以玟、鍾念庭



小確幸，是一份微小而確實的幸福，它不需刻意追求，卻總能在忙碌的日子裡給予一點安慰，使我們更有動力開啟新的一天。

前言：



在校園生活中，有哪件事、看似微小卻能讓你感到幸福、快樂的事？也許是忽然出現在抽屜的零食，也許是老師準時下課，又或許是走廊上和好朋友的偶遇，這些不起眼的小事，在忙碌平凡的校園生活中，成為了默默填滿我們生活空隙的小確幸。

屬於你的校園小確幸是什麼？

撰稿：鍾念庭

針對在校期間的小確幸，筆者們有不同的經驗感受：

上學或許是件快樂的事，但在日復一日、一成不變的日程中，它總會漸漸令人感到疲倦、煩悶，甚至厭惡。而每當這些情緒出現時，能夠以一己之力使它們煙消雲散的，我想，不外乎只有獨屬於自己的小確幸了吧！

對我而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確幸，莫過於在福利社外頭排隊時，膽顫心驚地看著前一位同學離開，而自己順利買到最後一包薯條的瞬間。

不知是內心焦慮的祈禱被聽見了？還是花了點湯壽，換來短暫的幸運，讓結果如我所願？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在飢腸轆轆時，順利買到了想吃的食物。



撰稿：胡乃勻

冰冷的螢幕再次被點開，這是我們班最緊張的時刻，考完英文總被戲稱「一腳踏進重補休」，這句話幾乎成為我們的名言。對某些人來說看成績就像開盲盒，有人抽到隱藏款，有人抽到最不满意的，對我而言也是，英文的不穩定，在我的成績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心情總和雲霄飛車一樣，忽上忽下。每次點開成績前，心裡既忘忘又期待，祈禱著成績不要太糟。

時常「低空飛過」的我，看到這種不上不下的成績總是特別複雜。看到60分時，往往都覺得鬆了一口氣，至少離重補休遠了一點。但鬆口氣只有一瞬，緊接而來的是失落感和對下次段考的焦慮，因為那不是讓人放心的及格，而是踩在邊緣來回擺盪，只要少一題、粗心一點，就會掉下去。這也是我最擔心的，即使第一次及格，但後面要是掉了，就前功盡棄了。

幸運的是我總能遇到可以理解、幫助我的老師，讓我的成績逐漸穩定。這種穩定，不僅是分數上的及格，也是心靈上的解脫。讓我感受到那種不再需要等待「盲盒」開獎的踏實感。

撰稿：徐以玟

說到上學的小趣事，就不得不提上學時走在人行道上，漫步走進校園時，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的那一刻，因為早起上學，恨不得炸掉學校的怨氣，瞬間煙消雲散。我往往會快步上前，輕拍好友肩頭，他一臉驚喜的看著我。一邊聊著天，一邊吐槽校園中的大小事，互相攙扶著爬上五樓。在氣喘吁吁的道別後，各自走向教室，開始一天的課程。



撰稿：魏好葵

正午的陽光照射在冰冷的走廊，午餐時間到了。我和同學將餐桶搬進教室，每天打開都是不同的香氣，有甜有鹹，每當打開的菜色是帶著濃郁番茄酸甜味的紅醬義大利麵時，早上的疲憊就會瞬間消失，撲鼻而來的不只有香氣，也有充滿幸福的小確幸。這份意外出現的義大利麵，讓短暫的二十分鐘午餐時間就像按下了慢速鍵，我一邊細嚼慢嚥的享用著，一邊期待著之後的每一次驚喜午餐。



除了小確幸，還有什麼心情？



圖片來源：pexels.com

撰稿：胡乃勻

最值得慶幸的是脫離「低空飛過」的我，從中得到成就感，不再是靠班導強行拉回的成績，而是靠自己慢慢逃離了邊緣。雖然現在的成績還不算亮眼，但我感覺的到自己正在慢慢成長，不再是在及格線上硬撐著，像賭博一樣的苟延殘喘。

撰稿：徐以玫

早晨見到好友那一刻，因為早起而積累的怨氣瞬間煙消雲散，令人開心的，或許是見到好友，也或許是上學路上有人相伴，心中的鬱氣有了宣洩的地方，是獨屬於我的小確幸。

撰稿：鍾念庭

買到最後一包薯條的瞬間，除了感到理所當然的幸福，似乎還夾帶著點對於自己運氣的驕傲呢！上學的疲憊、焦慮，就這麼在食慾到手時，隨著瞬間充滿鼻腔的香氣隨風飄散。

撰稿：魏好蓁

每天規律的課程，使午餐時間成為最有趣又令人期待的時刻，只要今天有我心心念念的義大利麵，所有的煩惱，也能暫時拋在腦後。飽餐一頓後，就能帶著好心情繼續奮鬥了。



在課業繁重的校園生活中，小確幸就如彩色筆般，為黑白的作息畫上明亮的色彩。它使我們停下腳步感受日常的溫暖，輕聲地告訴自己：「今天也不糟糕嘛！」或許多年後，想起高中生活，那些課業堆積的壓力早已模糊，留下的只剩獨屬於自己的小確幸。

A photograph of a campus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a wide, light-colored paved walkway leads from the bottom right towards the center. To the left of the path is a landscaped area with several palm trees and dense green shrubs. The background shows more trees and a building with a covered walkway on the right side. The overall scene is bright and sunny, with shadows cast on the path.

校園設計

執行編輯：劉家瑜

文字編輯：王慧臻、吳泓萱、林姝廷



你有沒有認真欣賞過校園呢？提及到校園許多學生不是排斥就是厭惡，但如果仔細觀察校園角落，想法是否會產生改變呢？每個高中的校園設計大相逕庭且有著不同的意義和功能，這些各式各樣的建築設計陪伴我們的高中生活，更是向他人介紹校園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喜歡的設計

從高中才進來東山的筆者A視角來看，在經歷了東山的一大盛事——校慶之後，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位於操場旁司令台的區域。在運動會一天下來的仔細觀察下，筆者覺得它的設計相當有現代設計感，是筆者最喜歡的設計。

充滿藝術感的建築

提到「現代感」，就不得不提到建築流派中的現代主義。以實用為主要核心，這塊區域建築的主體正是屬於風格簡單俐落，實用至上的現代主義。灰色與乳白色的磁磚井井有條的鑲嵌在牆上，遠看竟有著清水模般的混凝土質感。

牆壁上的小裝飾

遠看有現代感的建築，近看卻有著許多小巧思：小鴨、小魚、落葉以及座落建築前金屬質感，擁有流暢線條的蒲公英種子。它們的駐立柔化了現代主義的清冷感，讓建築與它的用途更加適配，整體氛圍活潑有趣，甚至可以說是一棟能展現東山學生熱情活潑的建築。



圖片來源：編輯群拍攝



圖片來源：編輯群拍攝

首先，這條小徑旁邊種植了許多樹木，夏天時正好提供了高中生們一條帶有遮蔭功能的道路，再加上紅磚道較窄小，能通過的人數有限，因此營造了一種靜謐悠閒的感覺。

另一個原因是，在這條小徑建造前，一直是堆滿落葉的廢棄空間，甚至還有一座早已腐朽且無人使用的木製平台棄置於此。這樣的空間沒有被好好利用十分可惜，因此筆者很高興學校拆除了危險設施，並且打造了一條能實現人車分道，守護學生在校安全的道路。

而從身為東山直升學生的筆者B視角，則是在這六年之間見證了東山校園的種種的變化，尤其是在翁文修校長上任後，校園的變化更是不勝枚舉。放眼整個東山校園，筆者最喜歡的設計就是思源館外那條被樹木包圍的磚造小路。

圖片來源：編輯群拍攝

喜歡的設計





圖片來源：編輯群拍攝

喜歡的設計

另外，無論是在校生，又或者是第一次來到東山的訪客，都無不在踏進東山校園那一刻，被映入眼簾的兩幅巨型的馬賽克壁畫吸引目光：壁畫的一側是可愛的松鼠，映照了校園內一個個純真的笑容；另一側是藍天白雲、鐘樓、以及在天際漫遊的熱氣球，就好像坐在課桌前筆者那乘風而行的夢想。

這兩幅壁畫為校園增添了一抹童趣，也讓平凡的校園多了些許色彩。這片馬賽克牆面對著校園正門口，不僅展現了東山的人文與藝術氣息，讓這棟行政大樓不再只是一棟「功能性建築」，更強化了東山校園內獨特且熱情活潑的形象。

心得感想

經過這次的觀察，筆者從隙縫中窺見了在建築中顯東山特色之處。或許是與這座校園的相處有些時日，筆者也慢慢的從細微的觀察中發現了日常的美好。與同學們的談笑、師長們的對話都讓筆者感受到東山的溫暖。東山不是不美，它就像一塊布，縫上了許多不同花色的碎布。或許綜觀這塊布，它看似是凌亂不堪的，但是細細品味它，是具有美感的。心境上的改變，讓筆者在平凡的每一天、不經意的一瞥，發現獨屬東山的純粹美好和由東山的人、事、物所聚集在一起的溫度。

這次撰寫這篇文章一開始就遇到了難題，需要先選擇一個合適的地點來書寫。原先筆者認為選擇具有特色的建築會有更多發展空間，但後來才驚覺，強硬寫自己沒有感觸的內容是很枯燥乏味的，比起精美的設計建築，筆者更偏好貼近學生生活、造福學生的校園設計。因此筆者最終決定遵循內心的想法，介紹真正感興趣的東山設計。

不只是裝飾，更是校園的共同記憶

當對學習感到厭倦時，筆者建議不妨踏出教室感受著室外的陽光，不遠處的壁畫也正在閃閃發亮，校園的景色讓心情得以平靜下來。而行政大樓的馬賽克壁畫就是這樣的存在，它承載著東山的情感與故事，更無聲地陪伴了歷屆東山的莘莘學子們。

走進筆者校園生活的藝術

筆者自國中便生活在東山校園，馬賽克壁畫也陪伴著筆者經歷了許多美好且精采的回憶，如今每當上學時看見它們，便會回憶起曾經在這所校園經歷的種種。從踏進東山懵懵懂懂的第一天，一直到離別卻仍然依戀的國中畢業，以及再次得償所願留在東山這充滿夢想的地方……，馬賽克壁畫參與著筆者的成長，不論過去還是未來，東山校園內那雄偉的馬賽克壁畫永遠是筆者最喜歡的。

音

樂





帶來

力量

執行編輯：楊雁凌

文字編輯：黃彥蓉、楊藹芸、謝佳妤

在旋律之間

談到臺灣最有名的男歌手，你的腦海中會浮現誰的身影呢？筆者最先想到的，便是這位將流行音樂、古典元素和個人風格融合在一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歌手——周杰倫。

周杰倫四歲時就對音樂展現出濃厚的天賦與興趣，於是他的媽媽便幫他買了一架鋼琴，要求他每天練習兩個小時，嚴苛的要求造就了他今日的成就。在〈聽媽媽的話〉這首歌曲中，他把自己的故事寫進歌裡，不是用一般的敘述方法，而是將歌詞寫得有如和小時候的自己對話，讓整首歌變得更加生動。

「為什麼 別人在那看漫畫
我卻在學畫畫 對著鋼琴說話
別人在玩遊戲 我卻靠在牆壁背我的ABC」

——〈聽媽媽的話〉



圖片來源：VOGUE TAIWAN

在這段歌詞中提到，他小時候總是羨慕別的小朋友可以出去玩、看電視，而自己卻要待在家練琴，讓他心裡覺得不平衡。這讓筆者想到小時候的自己，光是坐著吹一個小時直笛就極其不耐煩了，讓人不禁驚嘆，他究竟是如何一路堅持下來的。

然而，母親的嚴厲教育正是奠定他音樂基礎的關鍵，因此歌詞中也提到以長大的視角對著年幼的自己道出的：「為什麼要聽媽媽的話，長大後你就會開始懂了這段話。」這句歌詞正是貫串了整首歌的主旨。



獨特唱腔

你也許曾經聽過有人說周杰倫唱歌像「含著滷蛋」吧！他的獨特唱腔，以模糊而連貫的咬字以及巧妙設計的搶拍與拖拍，為歌曲帶來新穎而自由的節奏感。一些歌迷認為，他早期的咬字相對清晰，隨著創作風格逐漸成熟，才慢慢發展出更具個人特色的唱腔。

像〈髮如雪〉、〈止戰之殤〉這些作品，每次回味時都讓人不禁感嘆：「杰倫獨特的聲音，沒有人唱得出來了！」

他的首張專輯——《Jay》呈現了明顯的「周式特色」，接下來筆者將介紹其中幾首特色明顯的歌曲。

〈完美主義〉：

最後一段歌詞中，全部以「周杰倫」三個字貫串，和聲的疊加與轉音，都使這首歌充滿了個人特色，MV閃爍、倒放的畫面和綠色的色調，跟旋律形成了一種怪誕的美。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會讓人誤以為是惡搞影片，後來仔細聽下去，才發現最後那段反覆唱著「周杰倫」的旋律，其實是歌曲正式收錄的一部分。



圖片來源：周杰倫〈周杰倫 JAY CHOU〉專輯封面



〈反方向的鐘〉：

歌曲開頭的哼鳴將注音符號「ㄅ ㄆ ㄇ ㄉ ㄋ ㄌ ㄍ」融合在前奏中，是歌曲中十分有趣的細節。歌詞聽著像是傳統情歌會出現的詞彙，卻搭配著獨特的唱腔和輕快的節奏，使這首歌成為早期較冷門的R&B作品之一。



〈娘子〉：

全曲帶有東方色彩的旋律和RAP，可以說是方文山和周杰倫首度嘗試中國風的代表作之一。曲風編制以R&B為主體，卻完全沒有使用中國樂器演繹，而是以爵士和弦譜曲，同時交織現代嘻哈、巴洛克式弦樂，是一首恰當地融入中國風和現代風的經典歌曲。

上述列舉的其中兩首歌曲皆為方文山作詞，接下來就來談談方文山和周杰倫的絕妙搭配是怎麼出現的。

—最佳合夥人—方文山—

周杰倫與方文山這對華語樂壇最具代表性的詞曲拍檔，想必大家是耳熟能詳吧！方文山寫的詞讓筆者心生敬佩！平時跟隨著周杰倫的歌曲哼唱，往往不會注意歌詞細節，仔細看歌詞才發現水準之高，而這樣的詞正是來自方文山。

方文山以其獨特的「中國風」歌詞和新詩化的風格，為周杰倫的音樂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強烈畫面感，且對於押韻的要求極其嚴格，歌詞多處運用典故，半白話半文言的敘述方式既貼近內心又帶點古典美。

例如方文山在歌曲〈蘭亭序〉中的一句歌詞就曾引起筆者的強烈共鳴：

「情字何解，怎落筆都不對。而我獨缺你一生的了解。」

愛情何解？感情何從？怎麼落筆都不對，無從解釋，如今我唯一缺少的，是你一生對我的了解。這句歌詞將歷史名作——屈原的〈天問〉融入現代愛情困境，餘韻無窮。

情

杰倫是個族群

你是否在網路上看過長得像周杰倫的人？「粥餅倫」、「黑倫」若是不認真看說不定會把他們認成本尊呢！

世界上似乎到處都有「杰倫」，經常可以在各個網路平台看到好幾個杰倫同框的奇景，甚至出現了「周杰倫模仿大賽」，筆者也曾看到過許多類似短片，真的是難以分辨，就連杰倫本人的照片底下的留言區還會看到有人提問：「這個是正版的嗎？」

這個「杰倫是個族群」的風潮讓本人都被問到自我懷疑了，於是周杰倫還特地發文告訴大家辨認真假杰倫的辦法，就是只要能和愛妻昆凌合照，肯定假不了！

來看看你是否能分清這三個「倫」吧！



粥餅倫



黑倫



周杰倫

歌詞差異

透過周杰倫與方文山的合作，可以看見一個時期的流行音樂在歌詞創作上的特色。然而，當我們將鏡頭拉遠，會發現歌詞創作的風格與時俱進。隨著時代背景、創作方式與聆聽習慣的改變，整體流行音樂的歌詞內容和風格也逐漸轉變。因此，接下來將從更宏觀的角度，探討過去與現在流行音樂歌詞之間的差異。

1. 歌詞品質下滑原因

在十幾年前，歌曲創作的門檻較高，除了昂貴的設備外，還需經由唱片公司簽約，才得以出專輯或唱片。不然，便是把詞作寄給樂壇大家過目。可近年，因網際網路盛行，出一張專輯或者寫一首歌並不困難，反倒有點成了「一機在手，天下我有的勢頭。」另外，因各國文化的交流，造就華語歌不再是唯一，韓語、日語也相繼於市場開花。這也使得創作者的初衷自熱愛逐漸轉而以出名、流量為目的。



而今，大多歌詞以琅琅上口為重，旋律以固定模板為主，不求久留人心，但求一瞬入耳。如此，歌紅的迅速，被遺忘的速度也異常快。筆者揣測，可能是文辭深度、思想厚度大不如前，旋律也如批量生產一般，創意與層次感不足。

2. 歌詞對比

早期的歌詞不常直白傾訴，反倒以隱喻、留白的手法去描摹。這麼一來，表達愛不僅僅只是「我愛你」，而是〈天外來物〉中以一句「直到蜂擁而至的人都透明瞭」來傳遞「我眼裡只有你」的綿綿愛意。

而近期的歌詞，講述愛以更直白的方式呈現，搭配重複的旋律，反覆唱同一句來進行「洗腦」式的傳頌。例如〈黑桃A〉中「Hey Ah Ah 你是我的寶貝，想你的滋味隱隱作祟。」

圖片來源：AI生成



示意圖：人群熙來攘往眼中只有你一人

上述兩例同為描述愛，可感覺、意境卻不相同。前者像身歷其境，彷彿身處於鬧市，人群熙來攘往，眼中卻只有你一人。後者像以熱烈的眼神直視著你，大聲道出我想你的感覺，還有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除卻上述的情感表達差異，還有歌詞的整體內容格式亦有差別。早時，常「以歌敘事」，歌詞同小說般，例如〈牽絲戲〉講述老翁與傀儡、〈赤伶〉講述戲子自焚以傷敵軍。而現代，歌詞多半以描述一種情感為準，能使人安放情感，甚至於宣洩情緒，例如〈跳樓機〉中「Baby 我們的感情好像跳樓機，讓我突然地升空又急速落地。」能使分手後的人感覺有人陪著他。

3. 歌詞的意義



歌詞並無所謂的高級、低級之分。歌詞存在的目的，是傳遞思想與情感，而非分階級。無論《詩經》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抑或是〈踏莎行·郴州旅舍〉的「霧失樓臺，月迷津渡。」還是今日的〈刪了吧〉「要不你還是把我刪了吧，我咬緊牙關命令我發出這句話。」從古至今，詞都是作為情感、思想傳遞的媒介，我們皆能透過詞一窺時人的情緒或者當時環境的狀況。

現代的歌詞充斥著大量的網路用語或即時話題，常被貶為粗俗、不堪入耳。可是，我們怎能得知，唐宋有沒有一些粗糙、應景的俗詞呢？現在，這些詞彙是極其鮮活的，雖然有些粗俗，但也是承載了現代人的情感。它確實能映照出，這時代的情感結構與表達方式。無論如何，早期的歌詞與現代的歌詞差異，不過就是因為生活情節的改變，因此看待現代的歌詞，我們不妨嘗試從千篇一律的花叢，俯身一窺泥濘中，奇特盛開的花兒。



— 胡凱兒Who Cares

樂團介紹

Who Cares 胡凱兒是一支於2016年成立的台灣獨立樂團，現樂團成員包含主唱謝浩澤、吉他手梁方文、吉他手林嘉恩、貝斯手陳廷曜。其團名「Who Cares」傳達了一種「就算輸了也不在乎」的態度。

歌曲風格

胡凱兒的曲風融合了華語流行、日系搖滾、民謠、重金屬等元素，在樂壇裡開創出獨樹一幟的另類搖滾，歌詞多為描寫青春期的迷茫、成長與情感，透過多變的節奏與旋律來編織出細膩的內心世界。其歌曲善於利用層層堆疊情緒來與聽眾共鳴，在曲間高潮接住每個人內心最柔軟的地方。他們秉持著「說不出口的話，就用唱的吧。」的理念持續創作著。



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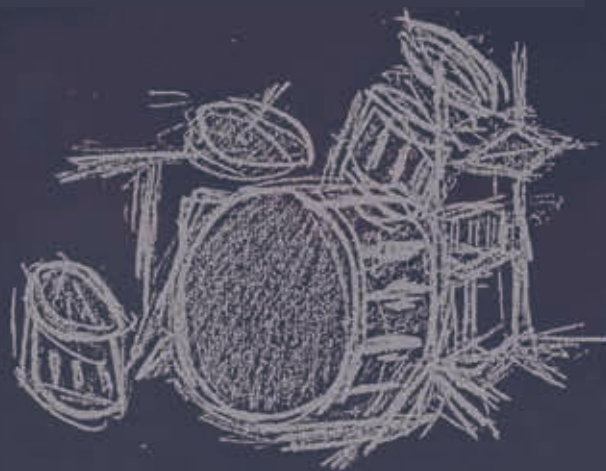
成長過程

胡凱兒的成立源自主唱謝浩澤想參加2017年新光三越《不插电大賽》的念頭，於是組成了這支樂團。

2018年，他們發行第一張EP專輯《昨天》就廣受好評；之後陸續經歷團員更迭，最終確立了如今四人的編制。

2022年，胡凱兒陸續推出〈你給過我的快樂〉、〈午夜猶明〉，以及與理想混蛋主唱雞丁合作的〈你以外的日常〉等單曲。其中〈你給過我的快樂〉更選入《街聲年度音樂趨勢大獎》年度二十大單曲獎，讓人對他們的創作實力刮目相看。

2024年，胡凱兒在Zepp New Taipei舉辦了樂團首次於兩千人規模的專場演出。到了2025年底，他們又再Legacy Tera舉辦年度專場《初來。橋》，吸引樂迷到場，共同見證樂團的成長。



代表歌曲

2018年，胡凱兒發布首張EP專輯《昨天》，其中單曲〈菸癮〉一炮而紅，雖然歌曲中並沒有提到「抽菸」這個具體動作，卻能聽出因好奇、逞強而點起的第一根菸，到後來戒不掉在每晚點起的火光。可真正怕的不是菸、不是癮，而是寂寞。



圖片來源：Who Cares《昨天》專輯封面

「你扔了涉世未深的愚蠢
才懷念起了再喚不回的天真
但那些熄不掉的 免不了的
明知道的 戒不掉的 不是癮」

這首歌曲在主唱謝浩澤最絕望時誕生，但也因此為他帶來更多勇氣，謝浩澤也說：「我們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但不要放棄我們會一起變得更好。祝所有曾經或正在感到痛苦或迷失的朋友，都能在這首歌裡面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推薦專輯



圖片來源：Who Cares《越過這座橋》專輯封面

《越過這座橋》為胡凱兒在2025年出的一張關於「選擇」的作品。

「當我們站在橋上，背後是無法回頭的過去，前方是尚未揭曉的未來；橋成為現在，成為一道告別的門檻，也成為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

此張專輯將焦點放在「如何面對成長」之上。在成長的過程中，所有故事終將過去，所有的答案都被允許：有人選擇向前奔跑、有人選擇慢步，也有人只是站在橋上，靜靜觀望。

每當筆者猶疑著是否繼續前進時，這張專輯剛好在，它寬容所有選擇，甚至是不選擇。

「別怕寂寞 黑暗中 會有我陪著你等待 天亮後的出口」

只要聽見這句話，就好像能對未來不再有顧慮，大膽放心地去做自己，溫柔寬厚的大掌輕輕推了正躊躇不前的筆者一把，從此做的每個決定都帶著勇氣。

東山

在平平無奇的校園生活中，是否曾聽過關於學校的傳聞及怪談呢？本主題將帶大家一起發現獨屬於我們東山高中的校園奇聞異事！

怪談

執行編輯：陳宥均

文字編輯：胡乃勻、徐以玫、鍾念庭

「桃花源」 的再現？！



圖片來源：當事學長們提供

學校的隱密角落曾經存在一處「世外桃源」，經過校刊社的專題採訪，才知道原來這個空間是由五位正值青春、充滿想法且勇於行動的高三學長們合力建成。從打掃空間、移桌子、搬床墊、隔木牆……每一步皆出自他們之手，將髒亂的空間，一點一滴變成屬於他們的新天地。

學長A說道：當初決定改造這個空間，是因為想要一個足夠安靜，且能夠讓他們好好讀書、休息的地方。

選定地點後，幾人耗費約兩個月的時間，隱密地進行改造，可以說是極為謹慎，同時也非常有恆心以及毅力。戲劇性的是，秘密基地落成和五人被抓是同一天，也就是說，學長們沒能好好享受這費盡心力所打造的空間。

學長C猜測，曝光的原因可能與借用各種工具有關，因而引起老師的懷疑。

學長B也開朗的提及，當初被抓獲時學務主任沒有嚴苛的指責，反而誇讚他們蓋得不錯，這也稍微緩解了被抓獲的緊張感。

被問及是否有任何後悔時，幾人玩笑似的表示，後悔的始終不是行動，而是太快被抓，沒能好好享受到那麼舒適的空間，的確是令人感到遺憾無比。

學長C同時也表示，如果還有一次機會，希望能以正當的名義為學校打造一個所有想安靜唸書的人的好去處。

最後，雖然學長們在接受採訪時是較為開朗及自豪的態度，但老師們仍建議同學尋找正當管道向學校申請空間進行使用，避免因此被記下警告、小過等懲處。



圖片來源：當事學長們提供

東山傳聞

撰稿者：鍾念庭

身著藍色襯衫、徘徊於公園與校門口……凡事就讀東山高中的學生，不外乎都聽過經典的「0伯」吧！名字的由來已經不得而知，但由於不是那麼好聽，因此改以符號稱之。

筆者是從社群軟體上得知這件事的，據說他有時甚至會出現在便利商店門口，就這麼站在玻璃窗外盯著學生們。擔任交通服務隊的學長姐們也提到，0伯會站在離他們極近的位置觀察，令人不知所以然。



圖片來源：AI

另外，筆者也曾聽聞0伯會進入部分教室，只要有人鉛筆盒沒有收進抽屜，0伯會都會把裡面的文具全數翻出散放在桌上，但又因為他並未取走任何物品而無法有所作為。

世界上果真是無奇不有，就連莫名盯著學生的怪人都存在著。雖然平時提及0伯時都是以一種開玩笑的口吻在調侃，但也要提高警覺、好好防範，和陌生人物保持距離，以維護自己的安全。

地下室的學長

撰稿者：胡乃勻

校園裡一直流傳著關於地下室的傳說：生活科技教室旁有一處被鐵柵欄及鋁門封住的空間，早已停用，但透過走廊微弱的光可以看見裏頭的一角。平時除了體育課和生活科技課才會有人經過此處。

據說在幾年前的下課，許多人都已離開教室，只有少數的同學留下，當他們要離開時聽見鐵柵欄處傳出奇怪的碰撞聲，心驚膽顫的他們走出教室，赫然發現鐵柵欄裡有個人。他穿著老舊的制服，隔著鐵柵欄靜靜注視外頭，當他發現你在看他便會輕輕揮手。



圖片來源：AI

有人認為那只是光影造成的錯覺，也有人堅持曾親眼目睹。真假無法考證，但這個傳說仍在校園流傳，為地下室增添神秘的氛圍。



第二屆

在山海之間的對話 文學營



在東海大學中文系與東山高中圖書館、西苑高中圖書館以及長億高中圖書館的協力合作下，因而有了這一次精彩的文學營，而在文學營後，校刊社也有幸採訪了幾位講者，和他們聊聊關於青春的記憶與通往成功的經歷。

講師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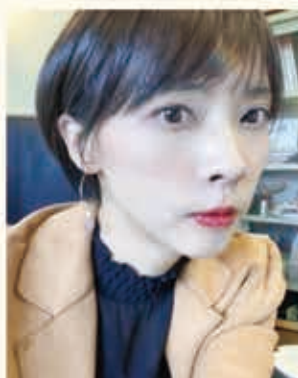
周芬伶 教授



經歷：東海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教授、榮譽教授

專長：現代散文、現代小說、文學批評與美學

言叔夏 教授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現代文學、現代小說研究、電影影像批評

馬華文學

林餘佐 教授



經歷：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兼任講師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專長：現代漢詩、臺灣現代文學、抒情詩理論

李時雍 教授



經歷：《人間福報》副刊主編

《幼獅文藝》雜誌主編

聯經出版公司文學主編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侯氏家族獎
學金研究員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兼任助
理教授

2023年度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
士級研究人員

專長：臺灣文學與歷史、現代主義思潮、原住民書
寫、編輯學、劇場與跨藝術研

林俊余 總監



舞者生涯：2020-2023年為雲門舞集職業舞者，
參與《十三聲》、《霞》等，並隨團巡
演。

創作核心：以編舞者林俊余為主，成立余余劇場
(Yudanance)

東海大學中文系周芬伶教授



文學是最神秘的遇見
是夢的起源

周芬伶

2010.1.29

這次採訪以線上語音會議的方式進行，一開始我們請周教授簡單分享自己的經歷。

周教授是南部的孩子，大學就讀政大中文系，在東海大學完成研究所學業後，便留在東海任教。早在國一時，她便已開始寫作、投稿、發表文章，真正下定決心以寫作為職業，則是大學三年級的事。於三十歲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此後筆耕不輟，各種類型的作品加總至今已逾五十本。

創作靈感從何而來？

周教授說，不同時期的靈感來源各有不同。早年創作投入了大量時間，收穫卻相當有限。直到二十七、八歲開始接到邀稿，在截稿壓力的催逼下，才寫得比較勤——她笑說，那種感覺就像學生被逼著寫作文，雖然產量增加，卻少了一份真正屬於自己的自由。

四十歲之後，創作狀態逐漸變得開闊，不管有沒有邀稿都持續書寫，每天睡前讓自己靜靜發呆，思考隔天想寫些什麼，也開始大膽嘗試各種不同的文類。這份轉變，周教授認為與長期從事田野調查和訪談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她三十幾歲時，曾採訪一位百色恐怖時期的女性政治犯，進行口述歷史的記錄，那樣的人與故事，深深滋養了她的創作。

她也分享了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多去觀察周遭的事物、關心周遭的人、關心這個時代，就會發現世界上是有寫不完的東西。」

成為作家這條路上的挫折

周教授坦言，年輕時與外界交流不多，加上曾有一段時間，外界出現了一位與她同樣筆名的人，積極發表作品、參與各種活動，甚至常被誤認為是周教授本人。這個烏龍一直延續到出版社邀請對方出書，才赫然發現是兩個不同的人——而這一混淆，就是好幾年。

那段時間，周教授心裡充滿迷惘，納悶自己的書為何始終賣得不好，怎麼想也想不透。直到準備出版第三本書，出版社才要求她以真名出版，從此確立了以自己真名出書的習慣。後續的作品也獲得了一些獎項的肯定，儘管她自謙沒有受到太多關注——但能走到這一步，靠的始終是那份對寫作深入骨髓的熱愛。

東海大學中文系李時雍教授 余余劇場藝術林俊余總監



採訪一開始，我們請林俊余總監與李時雍教授各自介紹自己的經歷與相關背景。

林總監說，她與舞蹈的緣分從國中就開始了。每天放學後，媽媽會帶她到舞蹈社學舞，就這樣一步一步走進了舞蹈的世界。高中時，她考上中正高中舞蹈班，正式接受系統性的舞蹈訓練。高中畢業後，她遠赴美國加州藝術學院深造，取得學士學位。也是在那段時間，她開始燃起對創作的熱情—除了消化老師所教授的內容，她也開始自行創作舞蹈動作，逐漸累積起屬於自己的作品。

求學期間，林總監曾赴德國擔任交換生，也走訪了許多不同的國家。她說，那些旅行讓她對創作、對生命、對自己的身體，都有了更豐富而真實的感受。從藝術學院畢業後，她移居紐約，並遊歷歐洲，前後在海外生活了將近八年。回到台灣後，她進入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主修創作。

2020年，林俊余總監創立了自己的舞團—余余劇場，擔任藝術總監，同時負責編舞與舞團的整體營運。

接著，我們訪問了李時雍教授。

李教授大學原本主修課程設計相關科系，但在求學過程中，因為對電影與劇場懷抱濃厚的熱愛，最終轉向文學領域發展。研究所至博士班皆主修臺灣文學，目前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

在教學之外，李教授也長期投身編輯工作。早在擔任教職之前，他曾在雜誌社、報社與出版社等機構累積了逾十年的編輯經驗，涉獵廣泛。目前，他持續活躍於文學、教育與創作等領域，並積極參與劇場製作，其中包括余余劇場的演出計畫。

創作文學和舞蹈的靈感源自於哪裡？

靈感來自生活

林俊余總監：「就像走進一家店，聽到一首喜歡的歌，會忍不住查詞、存進USB。某天編舞時，說不定它就悄悄變成了創作的素材。我也會準備一個歌單、一本小冊子，記下喜歡的字句——那些特別留下來的東西，有一天都會回來，成為下一次創作的起點。」

林總監認為，靈感這件事，並不需要刻意騰出時間去「尋找」——因為它不會主動敲門，而是悄悄藏在日常生活的觀察與感受裡。她以文學營、採訪當天為例：面對我們這群青春洋溢的高中生，她腦海中自然浮現起自己年少時的回憶。我們的身體動作舉止、我們的反應與神情，都可能在某個意想不到的時刻，化為她創作的靈感來源。

靈感來自閱讀

李時雍教授：「寫作像是文字的紀錄片，不斷在留住。」

李教授則認為，靈感根植於閱讀。他從高中開始寫詩，大學後轉而書寫散文，一路走來，他發現創作這件事，往往是從「喜歡當一個讀者或觀眾」開始的——看著看著，有一天就會覺得，自己好像也能說些什麼、表達些什麼。儘管他高中就讀理工科，大學念的是社會科學，與文學圈同學之間有些距離，但他始終清楚自己真正喜歡的是文學。於是從高中起，他便帶著一份矇矓的嚮往，慢慢摸索，學著成為一個更好的讀者。

他將寫作比喻為生活的痕跡：「回過頭看，就像每個時間點留下的一張照片。」那些文字裡的人、事、物，是生活本身的延續，只是換了一種形式保存下來。

通往成功的路上怎麼面對挫折與迷惘的事？

路是走出來的

林總監說，生活本來就起起伏伏，有開心的日子，自然也有不順心的時候，但有時候，人需要一點信念撐著自己繼續走。

遇到挫折時，她建議不妨試著換個角度看待。那些拒絕、那些不如意，或許正是新靈感的入口；換個方向再望過去，反而可能成為意想不到的學習與體驗。

迷惘是普遍的時候

李教授說迷惘就像是在旅行，沒有一開始就明確知道的目的地或渴望看到的風景，就像在霧裡一樣模糊不清。

迷惘不一定會有挫折，但是會有種不確定的忐忑不安。就像同學們升學以及選擇未來就讀的科系或領域投入等等，在某一個時間點挫折好像是一個跨不去的坎，但經歷過後回想起來會發覺，它就是路上的一部分，普遍上會懵懵懂懂找不清方向。所以怎麼面對？李教授說：「如果你還在裡面，它其實沒有什麼面對不面對的問題。」

準備好自己，掌握主動權

林總監認為，最重要的事，是把自己準備好。不論現在喜歡閱讀、看表演、聽音樂還是看電影，這些都是你正在積累的養分。關鍵在於：發現自己被什麼吸引，然後順著那個方向，繼續往深處挖掘、探究。

林總監相信，當遇到困難或迷惘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用屬於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就像今天，林總監和李教授來到東山高中演講，他們事先無法預知會有多少學生出席、場地又是什麼樣子。但他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部分準備好，其餘的，隨機應變。「這樣一來，反而不會那麼慌亂，也不會手忙腳亂。」

想像世界
是一座
巨大的圖書館。



祝福！

時雍 2026
0130

閱讀身體的故事，
打開對於世界的想像

俊余 ☺

2026.1.30

校園

一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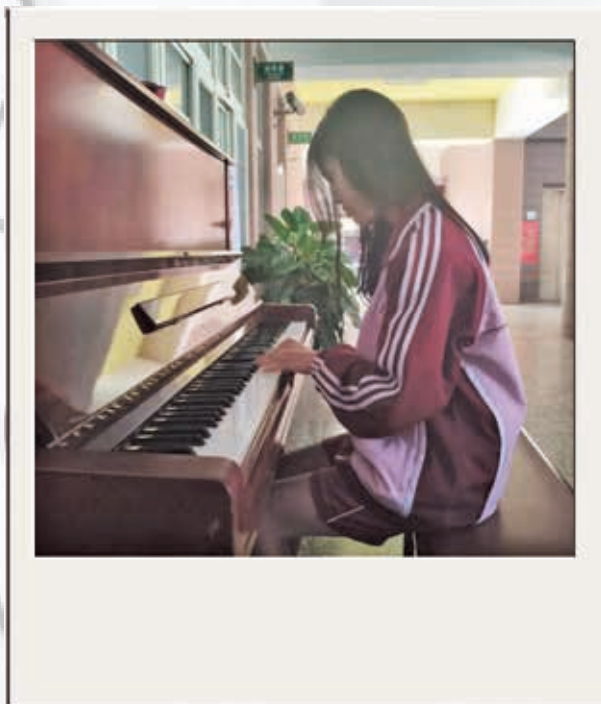


鋼琴手

在校長室前擺著一架鋼琴，吸引眾多隱藏在東山的樂手們前來彈奏，而這一架鋼琴的出現，也為整棟教學大樓的下課時間增添了許多美妙的琴音，為此，東山客們隨機找尋了幾位樂手們接受簡單採訪，故有了這樣一個篇章，希望僅以此紀錄隱身在東山的鋼琴家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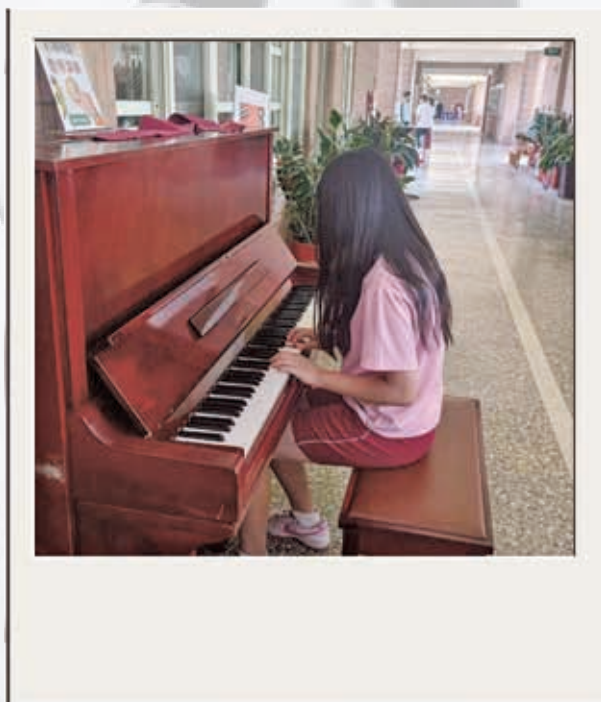
201 楊宛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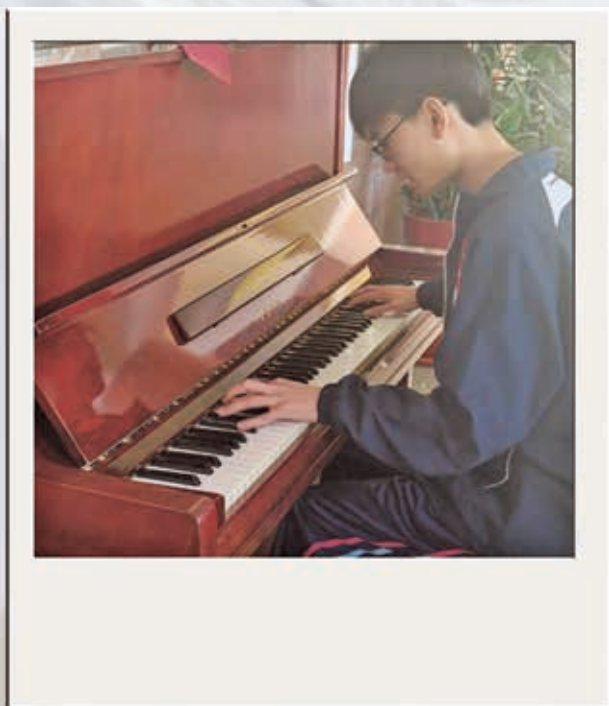
1. 為什麼會想在這裡彈鋼琴？
因為對鋼琴有興趣，剛好也有空閒時間，就來這邊彈了。
2. 彈什麼歌曲？
周杰倫《蒲公英的約定》
3. 彈給別人聽的感覺是什麼？
很有趣，可以順便欣賞其他人彈鋼琴。
4. 有沒有發生過讓你印象深刻的事？
彈到一半後面突然很多人，會很緊張。
5. 你覺得這台鋼琴在校園裡的存在對你有什麼意義？
會認識到很多會彈鋼琴的人，可以交朋友。



211 林妍瑄

1. 為什麼想要來這裡彈鋼琴？
因為剛好路過就來彈了
2. 有了這台鋼琴帶給你什麼不一樣的體驗？
下課或是中午的時候可以來彈





304 張睿霖

1. 為什麼想在這裡彈鋼琴？
下課時的地點離這邊比較近，剛好這個地方也沒有人彈，所以就說可以過來彈一下。但是我平常不會在這邊彈，都是在另外一邊。

2. 彈什麼歌曲？
周杰倫《不能說的秘密》

3. 彈給別人聽的感覺是什麼？
感覺不錯，彈給朋友聽也很開心。

4. 有沒有發生過讓你印象深刻的事？
被校刊社採訪。

504 林祐震

1. 為什麼想要來這裡彈鋼琴？
因為喜歡所以下課會來彈
2. 有了這台鋼琴帶給你什麼不一樣的感受？
可以練習膽量

東山文學獎&國語文競賽

精心表揚
在書名號內的



114學年度東山文學獎 新詩得獎作品

第一名	408	林芮竹
第二名	404	沈立學
第三名	501	江品瑩
佳作	601	李艾娜
佳作	504	黃舒翎
佳作	502	邱苡甯
佳作	406	池萱倪
佳作	601	李沛恩

副本 / 408林芮竹

尖刺深深扎入骨髓
汲取我的靈魂
將它們拆解、捋順
編成一條條
生命的細辮
與誰悄悄纏繞著
高高隆起的孕肚下
住著另一個我
我仔細聆聽
卻被一聲啼哭打斷
保溫箱內
映著兩抹一模一樣的身影
音色交疊
記憶沒有誤差
連脈搏的跳動
也拿捏的剛剛好

兩顆心臟緊緊相連
我們讀透了對方的想法
卻默契的沒有開口
他開始思考
他存在的意義
我開始回想
那個大家都視而不見的秘密
我感謝他的慷慨
卻也有些愧疚

由他獻祭的血色祭壇
似惡毒的詛咒般
融入我的骨血
每一次吐息
都是他替我撥的弦
每一次心跳
都是他替我擊的鼓
他被拆解成音符
活在我的節奏裡
我分分秒秒的生命
像兩位默契的音樂家
合力演出

偶爾會心痛
像是要我
時時刻刻記著他的存在
偶爾也會混沌
像他站在道德的至高點
敘寫人權的新篇章
我在靜默中尋找答案
不知道誰是真誰是假
不知道誰才真正活著
不知道誰是誰的



在白色之下 / 404 沈立學

牆是白的，
紙是白的，
連沉默，
都被塗成無辜的顏色。

夜裡有人被點名，
名字像被撕下的頁角，
再也補不回原來的位置。

他們說只是「協助調查」，
卻把時間關進鐵窗，
讓青春在審訊室裡發霉。
白色的走廊很長，
腳步聲被放大成罪名，
每一次回音都逼人低頭。

有人學會把思想折起來，
藏進胸口最深的抽屜，
不再讓夢發出聲音。
直到多年以後，
白色被重新命名為記憶，
提醒我們：
有些安靜，是用恐懼換來的。





水心 / 501江品瑩

一片葉 覆住一道水痕
只聽見水聲
看見被潤過的野藤
細碎 輕盈
像誰在低語
綠葉層層
光只能碎落
秘密因此得以保存
不肯讓人輕易靠近 揭露

撥開枝葉
石頭殘著微溫
卻已說不清
那溫度來自日光

或誰掌心短暫的停泊
泉水早已流向別處
留下風
輕輕地笑了一聲

風來時，洩漏一絲清涼
陽光知道
她
曾透過葉脈
曾聽過聲音
曾落在水面
又被輕輕帶走



金魚 / 601李艾娜

細鱗搖晃輕輕地在水中
一抹胭脂
纏浮光影之後，
我的呼吸被折射、被放大、被讚頌

魚尾款擺輕搖
軀體與靈魂的線條逐漸失去邊界
無聲地耗損、失重、焚燒——

混沌之中仍有心跳暗暗敲擊，
卻無人俯身，傾聽節奏間疲憊、卑微的懇求。

夢裡反覆抵達一條澄淨而溫柔
我名為伊甸的河流

越是掙扎，水越沉默；
越想上浮，琉璃越透澈。

深淵水壓碾過綺夢與傷痛，
瞬間破裂，殘響的水花濺入黑渦。

不屬於任何人的煙火
於水中短暫亮起

又在下一秒 無聲熄滅於謊言之上。
冰冷的枷鎖緊貼周身，卻被包裝。
餘溫逐寸撤離
「愛」被鑲嵌成空心的珠翠

價值，雕鏤於銅和金
在水中碰撞、作響、任水光切割。





虛偽琉璃缸裡
人性的微光，是否猶存？

終於明白，詭辯
是貪戀浮華最體面的託辭；
承諾，則不過延遲拋棄的蜜刃。
我則學會
拉長水夢中呻吟的回聲
互惠嗎？
不，從來不是。

淚光閃爍水中，沾滿絳紅魚鱗
一場被精心構圖的
唯美退場。
毫無惋惜，
一切終究如預言般落下；
我的逝去
被視為完美劇本
理所當然的一章。

豔溢的水影——
一寸、一寸
覆上我的視線

鮮紅的血緩慢滴落，
落在一群曾褻玩芙蓉卻自稱無辜者的腳邊。
直到美麗悄然褪去
他們只是遠遠站立，
讚嘆殘骸的形狀，
替這場死亡命名為藝術、哀悼、與崇高。
而血，終於化成氣泡，
緩緩飄向那條我一生從未抵達的澄淨河道。



夢 $\cap$ 我 / 504黃舒翎

無論在夢的集合裡如何浮沉
也得回到鏽腐的晨昏下。

當一顆小齒輪，轉了又轉
深陷其中，
能看見的交集
只眼睫邊來不及擦去的水珠。
暗溼的夢 看不清多遠，大概
是一萬顆小齒輪 呼吸的長度，
闔眼時，連寂靜都帶著轟鳴。

喘息的水氣，蒸騰在光影裡
似廷德爾效應 化為實質
照下一束帶鏽痕的重壓。
失焦的安寧，
在時間的刻度裡衝撞，
也在活塞的驅趕和鎖鏈的制約下
被拖回那走不出的 轟鳴
與鐵鏽味道裡。

精緻的勞力士，
戴上後，用力
轉動那古老陳舊的把手。
它的秒針命令我們
轉動，
金融區中央，
入雲塔樓陰影裡，
華爾街的銅牛，
衝撞試圖遲疑的人們。
說不清多重，大概
是壓壞五臟六腑的輪轉，
抑或睜眼時
不得不咬牙的痛楚。

鏽入膏肓，
仍欲爬向那綿潤的幽藍，
求得一刻 俱寂、
不再喧囂的 維度。
在夢的集合裡
我們都 再次浮沉。

◎ $\cap$ ：數學中的「集合」
符號



橡皮擦的證詞

502邱苡甯

我住在鉛筆盒，擦去了案發現場
擦去了鮮紅的「自救」日記。

孩子們借走我，
留下一個個擦不去的彈孔；孩子們無視她，
發動一場場火光四射的冷戰。

一個、一個、一個個
她終是孤身一人，透明易碎

我見過她將焦黃的酸澀搓揉成一顆顆橡皮擦屑球，
藏在潮濕的角落；我聽過她在無人時一次次重複著
那說不出口的一「拜託，停下吧。」

當年的孩子們抬起手，
一擦，
擦去了代表罪惡的字句；
一擦，
擦去了不足掛齒的底片；
一擦，
擦去了耀眼奪目的落魄。
蝴蝶終將破蛹而出，撕開往事的束縛，
可……
「為什麼沒人發現我正在消逝？」美麗之下是化膿、發臭，
是鮮血與淚痕，是透明化的雙翼。

我試圖擦去她身上的烙印，反覆磨擦，
消除了暗紅的筆跡，卻留下了淺白的劃痕，
永遠都在。

也只有她，
和我一同被囚於時間之中，想逃
卻逃不了，只能無聲地消逝。



靴子

406池萱倪

靴子，靴子，靴子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在雪地上、在草叢裡
在地底下、在高牆後四處散落著

在幾十年又幾個月後，你又到了哪裡去呢？

靴子，靴子，靴子
一隻、兩隻、三隻
讓我們關上窗和門，靜靜等待一場可能不會醒來的夢
陣陣戰火的爆破聲，和新年的鞭炮一同響起
同伴的聲音卻不再響起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你的家人在哪裡？
會不會早就成為了逝去的一員呢？
可惜身處最前線的你不會知道
也可能再也沒辦法知道

幸存的人們啊，在荒廢的街道上尋著「日常」
那普通的平日到了哪裡去呢？
在掀翻的床底下嗎？
在破碎的瓦礫下嗎？
在被遺忘的角落裡嗎？

可是哪裡都不見幸福的影子





靴子，靴子，靴子
一隻、兩隻
被決定的道路，是無人想走的旅途
最後會通向哪裡？
你大概一開始就已經預料到了吧？

孤獨的人們啊
只能藏起來偷聽外頭的動靜
哪裡也去不了，哪裡也到不了

靴子，靴子，靴子
孤伶伶的一隻躺在雪中
你曾和身邊的最後一個同伴互相打氣著
可最終還是沒人能逃得過命運
你只能獨自一人面對未知的明天

你問，明天的太陽會繼續升起嗎？
或許會的
可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了。

靴子、靴子……
人們在雪地裡挖啊挖
挖啊挖
挖啊挖

可最終找到的，
只有一隻早已破了的靴子



囚牢／601李沛恩

當鐘聲將我釋放
我站在廊上
看夕陽把整排的窗
染成溫暖的黃

從暖意中清醒
原來
真正困住我的
是眼前的課桌
是我桌上的書本
是書上橡皮擦過的痕跡
像雲
淡淡地
籠罩在我周圍

他們安排了
八個方正格子
塞進一天的時間裡
我站在其中，像是
鐵窗裡的囚

他們用紅筆
在錯題旁
畫一個專制的圈
牢牢網住我
輕輕地說：
「你只有這條路。」

於是我把奔跑的慾望
對折，再對折
塞進書包最深的夾層

我只能將自己
打磨成鑰匙
去開啟他們預設的門

只為了
不要在世俗裡
顯得像一道
錯誤的填空題



散文組

第一名	405	謝佳妤
第二名	504	王銘澤
第三名	401	何東澤
佳作	401	潘昱豪
佳作	405	林姝廷
佳作	504	張沛頤
佳作	406	池萱倪
佳作	601	李艾娜

謬思

405謝佳妤

江水汨汨，舳舻搖搖。詩人與友人飲盡暮色，將別之時——忽的絲竹聲起。一聽，竟是京城之曲。詩人愣了半晌，命船家移舟相近。俯身低聲相詢，邀之共飲餞酒。聲聲琵琶起，溫了酒，點了燈。高舉酒杯，一聲脆響，頭微仰，瓷杯抵唇，絲絲暖意入——。

「嘩啦……嘶……。」

紙，濕了。

玻璃杯於案上輕晃，裡頭飲料順勢流出，頗有靈性的，於紙上漫成一汪江水。檯燈打下，波光粼粼，假如有艘船、有輪明月，便能依紙上內容演繹《琵琶行》。我起身，刷地拉開窗簾，剎那間，囚入一室清輝。考期限定的亂遭桌面，也因此得到了昇華。望著那一汪江水與窗外的清輝，莫名的，憶起月下底那條河流。

時序屬秋，夜風沁涼。沒了白天時的鳴笛、引擎聲，唯剩風過枝桠、石子滾地的動靜。已是凌晨十分，怎還有人於河堤閒晃？原來是因考試不理想、懊惱作文的發揮，而擅自離家，與自個兒愜氣的人。

腦中一片漿糊，似有一片泥潭，而思緒便猶枯葉般，散於各處，或陷於泥淖，或半身入泥，或浮於表面。

腳不經大腦的同意兀自地走著，似是與月光為目的地。不知何時，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味道，觀察了會四周，花謝葉殘，雜草及天，望向河面，似藏著柳形鐵片般，一閃一閃。不過，這算不上什麼美景，這條河，每一幕皆與垃圾相伴。

趴在欄杆之上，腦中不斷思忖早上的考試，國文科真是個敗筆，無論如何，皆無第一。依我看，我至河邊隨便一處蹲著，與河相伴也不突兀吧！

鬧鐘忽的響叫起，我驟然驚醒，定睛一看，五分鐘的休息早已過去。來不及貪戀這場白日夢，忙抽了兩三紙，胡亂擦拭著水灘，印有琵琶行的紙尚未乾卻，便滑落桌面，顧不得收拾，面對著熾熱的燈光，一把抓起筆，便開始題海戰術。



指尖不住摩挲筆頭，日光灼灼，集中注意。依著老師說的：「先看選項，再看內文。」

腦中紛雜，如漿糊與枯葉被棍子攪於一塊。一句「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讀了千遍百遍仍不解其義。先前的月實在勾人，平日可一目十行的速讀，現如今只得逐字逐句的慢解。

每逢考試前夕，總習慣於寫題，找回手感、牢記知識。堅信「寫多得多」一說。不知何時起，詛咒纏身，寫下的答案，哪怕再有自信，也因詛咒而被紅筆劃一撇。哪怕偶爾正確，也將於下一題反噬。河流並未侵蝕這一切，反倒不斷堆積，淤塞了也不停止。這河，天生便有使命，難違啊。

考試如約而至，我端坐於椅上，握筆的手微微出汗，鈴聲響過，翻紙聲驟然而出、此起彼落。腦中似有千艘萬艘小船擠擠挨挨，槳櫓聲一片響——其中，有紙的翻頁、疾筆書寫……。隨題數的增加，字數也漸多了，眼角餘光瞥見黑影走近，停留於斜後方，似一艘大船，無聲無息的泊在我身後，審視著一舉一動，時不時嗤笑兩聲。

慶幸的是，千萬艘小船，逐漸始出渡口，滑向各自的航道。江面闊平，月初升起，與方才的景貌全然不同，不變的是，大船依然緊貼，槳櫓聲依舊，幸好，我有月的指引。

曾有多次，想著贏不了的對手、自己無法認可的文章，便感絕望。以至於一味的躲著，一提及文學，便加快划槳速度。在一次次的修改中，瘋似的將所有作品銷毀，並發誓絕不在碰。

現如今，我究竟圖個什麼呢？許是圖那一時的快感吧，抑或是那一句「悲哀莫大於心死。」

月依然高掛；船依然始著；水依然流淌；大船依然跟著，我將所有污染物丟入水中，破壞水質，擾亂生態，而後，縱身躍入，逃離大船。

一聲鐘響，按規矩我只得將筆丟回袋中。看著卷子被收走，摞成一疊。台前人擺擺手，便有人大吼「太難了！」猶石子擲入水中，激起陣陣漣漪。

有目光像我而來，我隨口應了聲：「難」，而回覆卻是：「難？你等等又考



很高。」我聳肩，拉起書包肩帶，往身上一甩，走了。

沿河堤走回家時，耳中縈繞——蛙鳴？哪裡來的？聲音從四面八方淹沒我的感官——無處可逃。往河看去，水面混濁，與夜晚全然不同，垃圾隨意漂泊，流量亦不比夜晚，可仍流淌。若不是水無形，我真想揪著它的衣領一問：究竟為何？為何萬般追求，皆無果？

家與河堤隔段山路，每至半途，便開始臆想走到家中的情景，多舒適、多快活。家在半山腰，尚未至頂，遂我未曾到過山峰頂端的風景，而頂端是什麼？一覽眾山小麼？千盞萬盞人間？風景美嗎？還是蕭瑟？

美？誰見過美？有縷倩影，束低髻，挽素簪，頭稍垂，髮絲隨風而飄散，遮卻半隻眼。耳畔似傳來歡談聲，細聽之下，竟伴著幾聲琵琶。想起過往，綾羅綢緞樣樣不缺，稍一彈撥名動京城，琵琶聲也隨之歡快。

可卻突然，凝澀。

我隨著凝瑟的面去看——月亮高掛，衣衫黯然，眉頭緊蹙——轉身像船艙而去。彈盡半生榮枯，卻未曾予自己一首，這曲啊，皆向了利而去，而娛樂自己，倒成了無用。

想了如此多，終於到家了。鄰居正澆花，水柱形成了道弧，直直朝花木而去，噴濺起的水，濕了我的鞋尖。又因地磚有些凹陷，而匯聚了一灘灘水，澄澈無比，正似……正似……那日的潯陽江。

憶起書桌前打翻的水，杯中仍剩四分之一，被我晾在那兒，絲毫未動，靜置久了，落了塵埃，也就混濁了。走至陽台邊，從那兒遠望，能看到河的身影，可看不清河面，嗤笑了聲，將水盡數倒出——一如往常，想倒掉一切謬思。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清輝如刀，冰冷而無情。有答案嗎？我有問題嗎？祢始終不發一語，反倒將每一筆、每一字、每一思緒都攪亂，借以清輝敷衍。使人於清冷之光下看見自己的孤獨，感受每一次失落的重量。

這月，是個罪人。祂不殺人，卻折磨人。

原來，你叫筏子溪，而非潯陽江。



風流動的地方

504王銘澤

我總覺得自己被放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沒有名字，沒有聲音，只要靜靜地張著口就好。

從十四歲開始，許多東西陸續被丟進身體裡，丟到內心來。朋友考試失利時的難過、對生活感到厭煩的焦躁，甚至是分手失戀後的哭聲，還有爭吵時那些既傷人又難堪的話，這些他人視為垃圾的情緒，全部都到我這裡來。

每當下課，他們就把我拉到廁所外、飲水機旁、走廊的盡頭。紅著眼眶，裡頭泛著淚光，語速急促，彷彿慢一點，情緒就會溢出來。放學之後，這樣的情況仍然持續，訊息一條接著一條，語音裡的啜泣聲斷斷續續，像一齣不會劇終的連續劇，在夜裡反覆播放，而我永遠是忠實的觀眾，有時，又彷彿滿溢能量，化身一位能同理他人的諮商師，時而理解，時而不解，我感到混亂又保持清晰。

我聽著他們的哭聲，彷彿那些眼淚正在我的眼眶裡打轉；我看著他們的憤怒，彷彿那些事情正發生在我身上。我知道，那些故事並不屬於我，卻仍在心上留下痕跡。他們訴說完便離開，腳步變得輕快，像終於卸下了什麼；而我仍站在原地，抱著那些無法消化的情緒，沒有地方可以倒出，沒有角落可以回收，就這樣慢慢地發酸、腐爛、臭掉。

垃圾桶不會喊痛，它存在的意義，只是收納。

學業的壓力、家庭的要求早已讓我氣喘吁吁，而深夜翻來覆去睡不著時，那些聲音、那些情緒，又一次回到腦海。某次失戀時的哭喊、某場爭吵後的沉默，還有某個人反覆確認自己是否被需要。

我清楚記得每一段情緒的形狀，每一次傾訴的重量，卻愈來愈分不清，哪些已經消失，又有哪些永遠留在了心裡。在熱鬧紛陳的白天，我仍然陪伴、理解、傾聽、安慰著大家。大家似乎都認為我能承受，於是那些重量理所當然地繼續堆疊。我曾對自己說：沒關係，他們只是需要一個出口。可真正難熬的是，當我也想開口時，卻發現自己不知道該找誰。因為在別人眼裡，我是接納他人停泊的安心港灣，哪知道，其實我有時是一艘漂泊的小船，需要溫暖的靠岸處。

直到有一天，有人走到我身旁。一開始，我以為她和其他人一樣，也是來傾訴的。但她沒有急著說話，只是靜靜聽著我的經歷。沒有離開，只是看著我，輕聲說了一句：「辛苦了，我能夠理解你。」那一瞬間，我突然說不出話。不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回應，而是因為，這是第一次有人這樣對我說。





她不急著接住我的情緒，也不試圖替我消化什麼。她只是讓我的話慢慢落下，被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那些原本黏膩、沉重的感受，沒有完全消失，卻開始一點一點地減輕。

別人需要我時，我總得表現得堅強，像一個永遠不會被擊垮的容器。可她看見的，不只是我接住的淚水與故事，而是我自己。她和我一樣，會被別人的故事擊中，卻帶著一種我沒有的溫柔——不是吸收，而是安放。她讓我的話語落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沒有變成垃圾，而是被認真對待。她不是垃圾桶，她更像是一扇窗。風從窗縫吹了進來，悶熱的空間終於得以通風，快要窒息的心靈終於能夠呼吸。後來我才明白，她並不是替我分擔了什麼，而是讓我的情緒有了出口，讓那些沉積，不再只能往內吞。原來，真正的傾聽，不是把一切攬進懷裡，而是創造一個能呼吸的空間。

我們這個世代常常提起共情，然而，共情不該是把別人的痛全數搬進自己的心裡，更不是義無反顧地跳進情緒的漩渦裡，而是寧靜地陪伴著，讓對方知道：你不是一座孤島。我想起從前的自己，總是急著承接。朋友哭，我就跟著淚眼婆娑；朋友痛，我便覺得胸口也被劃開。最後他們鬆了口氣，而我卻被留下來的情緒壓得幾乎窒息，他們老早就離開那個故事了，而我卻還陷在原地。那時我不懂邊界，以為「完全接收」才叫真心，現在才知道，那其實是把自己一點一滴耗掉。

她教會我的，是另一種方式。

有時，她不說話，只是陪我坐在窗邊。風吹進來，簾子輕輕擺動，空氣變得清澈。那樣的安靜，比千言萬語都來得真實。共情不是詛咒，而是一種天賦。只是，天賦需要回聲。當她也把自己的故事交付給我，我才真正感受到一種平衡：不是單方面的承接，而是雙向的信任。她的脆弱交到我手中，而我也能放心地把自己的重量放在她面前。

我們不是彼此的垃圾桶，而是彼此的窗。風在我們之間來回穿梭，情緒得以流動，而不是堆積。如果只是一味收納，終究會成為枷鎖；但若能遇見那個願意與自己對望的人，共情就會變成連結。就像兩個脆弱的靈魂，彼此映照，像夜裡的兩盞微光，雖不耀眼，卻能照亮一段路。

有些東西，若只是不斷地吸收、不斷地收納，終究會腐壞；而能夠流動的，才有繼續存在的可能。有些關係之所以令人疲憊，不是因為共情本身，而是因為沒有出口。當情緒只能往內堆積，再溫柔的人，也會被壓垮。

現在，當有人向我傾訴時，我仍然會靜靜的聽著，仍然會讓他們安心，仍然願意陪著他們，站在那些混亂與眼淚旁邊。但我不再只是一個垃圾桶，把所有重量都留下來。我開始記得，讓自己變成一扇窗——讓風流動起來，也讓情緒離開。



天地相伴

401何東澤

我喜歡露營，因為它總能在不知不覺間，消磨人與人因為時間所出現的隔閡，平日裡，久未相見的我們像隔著一座座城牆，每一句話都小心翼翼，互相試探，生怕一個不慎，對話就踩到了對方的底線，然而夜幕來臨，帳篷一頂頂立起，那些厚重的牆忽然失去了意義，只剩下一層薄薄的帳篷布，聲音也慢慢地滲進來。白天話語的一次次撞牆，卻在在夜裡找到了宣洩的份出口。笑聲不再需要鋪陳，聊天也不需要再顧忌，雖然夜幕降臨，我們的心卻像火焰，悄悄升起。

第一次露營夜色來得很慢，像是在故意拖延時間，走進營地裡一片明亮，橘黃色的燈光撒在草坪上，灰色的外帳在風裡輕輕的晃動，空氣中帶著新布料特有的塑膠氣味，外面的人來回奔跑，腳步把草地採得鬆軟，每一步都沾染著泥土的溼氣，我們輪流玩鬼抓人，小伙伴們的臉被螢火映得通紅，火苗纏繞著樹枝，不時發出清脆的聲響，笑聲衝破夜空，飛向黑暗的樹林深處，這一刻星星在頭頂閃爍，空氣裡飄著烤棉花糖的甜香，夥伴在身旁嬉戲，這裡彷彿是夢中的樂土。

後來我們又再度造訪同一個營地，帳篷還是那個位子，敲地釘的聲音鏘鏘作響，火堆升起來時先冒出一股讓人平靜的味道，但天還沒全黑，有些人就背著背包走了，他們的腳步急促，鞋子與草皮摩擦的沙沙聲逐漸變小了，背影融進暮色，只為了追趕補習班的燈光。本來圍成一團的圈子散了，像被風吹散的沙粒，剩下的人聊天斷斷續續，火堆的霹啪聲在安靜裡特別清楚，影子隨著火焰輕輕擺動。

最後一次我的幾個夥伴為了私中考試，也早早打包拉鏈上那聲尖銳的「滋」劃破黃昏。揮揮手，他們的聲音隨著車尾燈漸行漸遠，帳篷孤單的立著，布料被風吹的鼓起來，周圍草地空蕩蕩的，遠處樹影搖晃，晃得我心慌。

我坐在營火旁，火焰忽明忽滅，照亮著空缺的位子，那些曾經圍成一圈的笑臉，如今只剩下記憶裡的輪廓，夜風略過草地，帶走白天殘留的溫度，也把我們的歡笑聲一點一點地吹散，我忽然發現這裡還是原來的營地、帳篷、火堆、樹影，全部都沒有改變，卻怎麼也拼不回從前的熱鬧。就算夜色依舊緩慢降臨，星星仍在天上閃爍，營火還是溫熱，空氣裡也飄著熟悉的煙香和泥土的濕氣，心裡卻再也提不起期待，不是露營變得無趣，而是陪我奔跑、躲藏和放聲大笑的人，早已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然而我最深刻的回憶是小時候的一次露營，那天我們到達營地時，帳篷剛好一個個接著搭起來，四周傳來各種親切的問候和嘻笑聲，大人忙著準備露營的器材、有人幫忙清洗食材、有人升火，我和表哥、表妹們則玩起了捉迷藏，好勝心切的我避開大人，一溜煙地跑進停車場裡躲藏，一開始覺得他們肯定找不到我而感到興奮和自豪，這場躲貓貓的第一名非我莫屬，但隨著天色漸暗，我緊張的搓揉著我的手心，心想要不要回去營地？但轉念一想，如果捉迷藏還未結束，我跑回去豈非自投羅網。因此，我決定再等30分鐘，如果還是沒人發現我，我就回營地去吃晚餐，然而我錯估了天空變暗的速度，約莫30分鐘後停車場內早已經是漆黑一片，只有老舊路燈忽明忽滅的微弱燈光，樹影在風中輕輕擺動，地面上的影子被拉得很長，四周突然變得很安靜，只剩風吹過樹葉的聲音，讓我不禁加快回營地的腳步。

然而黑暗裡四周的景物慢慢失去輪廓，我開始分不清方向，直覺每一條路看起來都一樣，樹葉的沙沙聲在耳邊回盪，卻無法給我指引，我只能獨自站在黑夜中一臉茫然不知所措，突然看到遠方有一盞微弱的車燈，我對黑暗本能的恐懼，促使我快步邁向車旁尋求協助，讓我驚喜的是搖下車窗居然是三姨丈，我連忙打開車門上車跟他聊天，以緩解我對黑暗的恐懼。

車上的閱讀燈照著他稀疏的白髮，也照出布滿臉上的疲憊，他每次的笑，眼角的皺紋跟著舒展開來，那時他用平穩的語氣談著化療、談著生活、也談著化療後還想做的事情，他讓我摸了摸他的頭，頭頂光滑的觸感，逗得我哈哈大笑。也是這，因為他姓丁，頑皮的我幫他取了一個綽號叫「柳丁阿伯」，可能是因為稍早在黑暗中的驚嚇，我和他聊了不久，便沉沉睡去。

那一刻，我以為像這樣開心聊天的時間還很多，我以為他的冷笑話會一直陪伴著我....然而如今再看到那台車，卻只剩沉寂，少了他獨特的笑聲，也少了他有興趣的表情，車內好像一下變得空了許多，明明相隔的只有座位的扶手，卻像隔了深不見底的鴻溝。

夥伴在一次次的相聚中成長，親人在一遍遍的相見中道別，我站在那片曾經承載著我相聚與分離的草地上，回憶著當年的童真與不捨，晚風輕拂，樹影搖曳，往日的歡聲笑語，今日只剩營火相伴。

夏天的夜裡，爸爸能輕易指出夏季大三角，在漆黑的夜裡我們遙望著死去億萬年的光。三角形是最穩固的形狀，它由三點構成了永恆，但不是所有人能在同一片星空下仰望，我們被星光照得人影雜沓。我坐在即滅的火堆旁，那些曾經在的、那些已不在的，生命中的去去來來成為我的夏季大三角，有一種永恆是我很久很久以後才明白的。



玩具屋

401 潘昱豪

暖黃的橘光斬破黑夜的孤寂，歡快的氣氛轉代夜空的死寂，漫天星光在漆黑的襯托更顯耀眼，屋內得笑聲此起彼伏，到處充滿著快活的氣息。就在那天，我收到了一個至今令我難以忘懷的禮物——一幢模型屋，我在說明書的指引下慢慢的築起那棟藍色的、裝滿我童年的模型屋。

媽媽親手送給我的模型屋，款式不是最新的，屋內的佈局擁擠、破舊，甚至可以說有點寒酸，但我還是很喜歡這幢屋子，因為那是我從出生到現在收到的第一件禮物，它對我的意義重大，我總愛把毫不相干的角色玩具放進屋內，演一齣只有我看得懂的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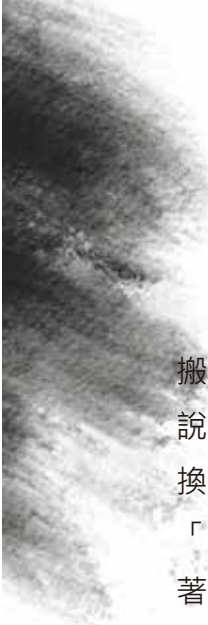
我是家裡的老么，也是家裡最有想像力的小孩，我誕生時，家中的兩個姊姊也早已上了高中，繁忙的課業、枯燥的求學，多次的玩耍邀請成了一句句拒絕、不耐煩，爸媽也都忙進忙出，敷衍的答應成了日常。「你們說好忙完就會跟我玩的。」我不服氣地說，「好啦好啦，等等就跟你玩。」爸爸不耐地說，但我最後還是沒有等到。我還是一個人玩著模型屋，屋內總是熱熱鬧鬧的。我窺著裡面的IMAGE FRIENDS，今天又有誰來做客！今天又是誰的生日！辦不完的PARTY，如果是夜晚，他們會在客廳聊天；如果是白天，廚房總是忙進忙出的。

我手邊只有一幢玩具屋，便不停的重複把玩。

模型因為太小，所以捨去了其他隔間，只留下客廳，而客廳中有著兩張沙發，一張雙人座，一張單人座，本該高級的沙發款式，卻在糟糕的模型上色技術下顯得有些破敗，當然還有一台電視還有一個冰箱，冰箱上的圖表像是為了避免權益問題而改成近似的圖案，而磨石子地板總共有56塊散亂的不規則石塊，興許是沒有較好的製作技術，所以在格外迷你的佈局中，磨石子地板的破碎石塊看起來格外巨大。

某天，一夜晚的寧靜卻被突如其來的事件打破。房東突然大發雷霆，我們家因為多次遲繳房租而被趕出舊家，我們一行人急急忙忙的整理東西，為了減輕





搬家成本，多餘的東西只能丟掉，看著我的模型屋，我說我要留著，但爸爸卻說：「那麼舊的一個玩具你留著幹嘛，丟了少佔空間啦。」我很不甘心的回嘴，換來的卻是更多不解和憤怒的責怪，此刻的我，無挫的呆愣於原地，任由大家把「壞小孩」的標籤貼上。於是後來的整理過程中，我不再反駁，閉上嘴巴，任由著他們處置這幢房屋。

模型屋丟了，我們到了新的家，我不喜歡新家，也許是少了過去的回憶，也許是青春期的忤逆，我不願承認這是我們的新家。手邊的玩具少了很多，只剩下唯二的玩具，但早已變得索然無味，反覆的回憶像是一種凌遲，我恨不得把它們全都丟了，我不想再面對這一切，但我最後還是下不去手。

後來，我又陸續收到了很多新玩具。小時候的我以為這麼多的玩具只有「乖小孩」在生日當天才能拿到，但我早已不是當初喜歡玩具的男孩，也不是當初的乖小孩了。而那幢玩具房子，也是我收到的第一件生日禮物，也是最後一件。

那些多出來的玩具，款式一個比一個新，有黏土、樂高、娃娃，甚至有很多我沒看過的款式，或許它們可以從物質上填補丟棄模型屋的空缺，卻無法彌補內心的空洞。我無法開心起來並抗拒。為了洩憤，我把它們一件一件丟進垃圾桶，卻又在後來偷偷把它們撿了起來，拍了拍灰塵，我不喜歡它們，卻也不忍看著它們被拋棄。

後來，我也到了當初姊姊們嫌我煩的年紀了！父母仍舊忙進忙出，玩具也被我丟在一旁。爸爸忙工作、媽媽忙家務，而我則進入高中了。

在選擇社團時，我因一時的幹勁和衝勁選擇了吉他社，但吉他高昂的費用讓家庭略顯吃力，原本可以勉強維持的生活，因為意外而變得動盪，父母好像也因此傷透了腦筋，本想換社的我卻被媽媽阻止了，她想支持我追夢，可現實卻支撐不了那微小的夢想。





某天回家，我只看到滿地破碎的玩具殘渣，還有不曾停歇的爭吵聲，現實的種種堆疊眼前的景象！媽媽的理想和爸爸的現實相牴觸，而玩具成了爸爸憤怒的工具，我想保護玩具，卻也只能偷偷撿起慢慢組回原形。

爭吵未曾停止，一路從我返家爭吵至晚上十點，我依稀記得客廳的桌子在激烈的爭執中被推倒，牆上的畫也變得歪斜。爸爸媽媽癱坐在地，像洩了氣的皮球，我只敢從房間的門縫探出頭來，卻又在對上爸爸眼神後退縮。我躺上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聽到聲響便後怕的坐起，在多次嘗試睡覺未果後，我閉上眼，想像我身在曾經最喜愛的模型屋中，身旁有很多在搬家中丟掉，但我仍未忘記的玩具們。我們一起坐在沙發上，聽著電視的節目，而它們平緩的安撫我，我則緩緩的進入夢鄉。

法院判決出爐了，以爸爸有暴力傾向為由而把監護權給了媽媽，房子在爸爸的名下，因此我們又只能再一次的搬家，媽媽的東西沒有很多，而原本會使我捨不得丟的玩具也大多成了碎片。

新家和上個家的大小差不多，只是因為剩下兩人而顯得格外空蕩。

某次的假日，我和朋友們約好要去百貨公司逛街，我如約而至，而朋友們也陸續的趕來。他們童心未泯的提議一開始就先從很多玩具的樓層逛起，其他人同意了，而我雖然沒什麼興趣卻也覺得接受了。我看著架上個個五顏六色，另人眼花繚亂的玩具，慢悠悠的逛著，在走到角落時，發現了一整面牆的模型屋，我頓時來了興致。一個個屋子，全都比兒時記憶裡的新穎、別緻，我把包裝盒那在手上掂量，想著這個比那款輕，這款卻又比這款輕，一時入神的忘記了時間，直至朋友們的叫喊，我才從專注中抽離，其中一個朋友說道：「沒想到平常

看起來不愛玩具的你，還會喜歡這種模型屋啊！感覺跟平常的你要好不一樣！」，很不一樣嗎？或許吧。





即便很不想見面、即使我跟爸爸沒什麼好聊，我仍舊會回去看望。他還是會講些笑話逗我笑。房子維持著原本的擺設，只是因少了很多東西而看起來空蕩蕩的。而我的房間因為和媽媽搬家時太趕，大型傢俱也都沒有帶走，本以為會被爸爸另作他用，但它卻毫無變動的痕，也讓我想起當初房間的擺設，是我照著模型屋的擺設而設置：進門就是一張單人床，左邊有衣櫃，而衣櫃旁邊則是書桌。剛開始的我或許會簡單應答，但到後面幾次探望後，我只留下了不耐煩。我生氣的說道：「我只想安靜的待著，你可以停歇一會嗎？我不想跟摔我玩具的人講話。」在說出口的瞬間，我意識到了這段話有多傷人，「對不起。」道歉的不是我，是爸爸，後來的我們一直沉默不語。

我慢慢的從舊家下了樓，爸爸沒有像往常熱情的跟下來和我揮手道別，只剩下風淡淡的吹拂。快步走至公車站，等待著公車。上公車後，座位全被佔滿，只能無奈的站著，握緊扶手。路途中經過了一條很大的馬路，中間分隔島種著許多樹，而樹上有著許多的小鳥盤據，大聲的啾叫，即使於公車中也能聽見，樹蔭的間隙讓太陽忽明忽暗，映照入公車內，我也被陽光刺眼的低下頭。

從那之後我一直在想，如果到最後所有的玩具都會被丟棄，那些最初的情感又算什麼？就像家庭一樣，我們都在相處的過程中消耗，那當初的愛和恨，又算什麼？

熵，只會隨著時間而增加，永不減少，是個不可逆的過程。而所有事物在熵增到一定程度後終將走向混亂和終結。有人說，人們終其一生都在對抗熵增，可是最後的最後，如果迎來的只會剩下一場空，那原本的愛與不愛，又有什麼意義。

「有時候有時候，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相聚離開都有時候，沒有什麼會永垂不朽。」（節錄自：王菲—紅豆）



茉莉花

405林姝廷

它搭上了春天的末班車在空地的一隅綻放著。

我的老家坐落在伸港一個樸實的村子裡，離海不算遠，空氣總是濕濕的。但是沒有什麼海味，只是充斥著農田的味道，稻田是附近最多的。但是當春天到了尾巴，就是茉莉撲鼻而來的香味盈滿著。偌大庭前，有風遊走著。因此，原應濃烈滿腔的味道被沖散，他變成了涓涓細流，細慢的將清香推前。彷彿是位知書達禮的有志少年，嘴角淡淡的上揚著。

夏天緊接著到來，空氣似乎又更濕黏，搭上火辣茉莉花

辣的豔陽，真的不大好受。我的老家是一座長長的平房，我便坐在門口竹子編的躺椅上，盼著風的到來。還好彰化的夏天不至晴朗無風，儘管吹送來的是濕熱的風，但有風勝無風嘛。況且風還替我送來陣陣的茉莉花香，雖然濃厚，卻又令人神清氣爽。

迨陽光不再這麼毒辣的兩三點，在躺椅上發呆的我也早已百無聊賴。而我吃苦耐勞、克勤克儉的阿公也終於巡完田水回來了。他見我閒閒無事，便帶我翻過隔壁一叢一叢及胸的草叢，原以為是無盡的草堆。沒想到阿公一個轉彎，是一棵結實累累桑椹。野生的桑椹也能長得這麼好嗎？阿公也說，他很驚訝。

就著身為務農的老手，阿公，他便熟練的採下一顆一顆的桑椹。也許是野生的關係，桑椹個頭都不大，也都酸酸的。長大之後卻時常回憶起那酸到心窩的滋味。

熬過了難耐的夏天迎來秋天。靠近海邊的村落，到了秋天風變強，一旁的大樹自然枯的枯，也掉的掉。只有在平房前空地角落的茉莉花在強風中仍屹立不搖，默默的發送自己濃郁的香氣。海邊的秋天總是會比較涼，阿公都會準備一壺熱茶，再到只有小小一隅的花叢摘下一些茉莉花，最後把它們放進茶壺裡。我不記得茶好不好喝，但是我卻記得茶發散的熱氣夾著茉莉花的香氣一起衝進我的鼻腔。不是刺鼻的，是溫柔的。

想起那溫柔的清香，一曲既平穩又柔美的曲子——茉莉花緩緩響起。「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不知道甚麼時候深深烙印在了腦中，不論相隔多久，我總能哼出幾句。小時候哼著哼著，也只是覺得曲調朗朗上口，不知其背後深義。長大之後才知曉，茉莉花不只是一首記憶中的民謠，它蘊含的是一種情感。歌詞中雖然寫著，想摘花卻又捨不得。我想，這或許是對美好事物的珍惜吧。

茉莉花在潔白中帶著一點點的淡黃。而且不論是含苞未放，還是已經伸展開了它的身姿，它的個頭都不大，放在手掌心甚是小巧可愛。從春末到秋





天，從白天到黑夜，都有它的身影。但夜晚卻是屬於它的舞台，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展現著自我，夜晚它發散著最濃烈迷人的香味。它避開了百花齊放，爭相獻媚的白天，它也避開了搶眼吸睛的顏色，只披著白色的衣裳。它不是人們最矚目的花種，但它也同樣有著精采亮麗的一刻。或許它的花色在大多數人眼中，只能烘托其他花，但我覺得茉莉花有種屬於自己的獨特，那是一種內斂含蓄的美。它從不顧忌是否有人注視著它，所以它選擇在夜晚散發獨屬自己的魅力。

也許你聽過一部來自義大利的作品《杜蘭朵》嗎？它是一部歌劇。主角杜蘭朵公主，性格冷酷，彷彿是冰冷的寒霜。她總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不願敞開心房。直到，她遇見了一位懂得尊重，珍惜她的伊人。而在劇中，她的冰山融化前，讓她輾轉難眠的那一夜。在那幕中《公主徹夜未眠》，箇中融入了民歌《茉莉花》那讓人感到平靜而安定的旋律。這段宏偉的音樂，使人聯想到了茉莉花中人們對於它的珍視，就如同公主遇見的伊人那般尊重一樣。因為外表潔白的公主似茉莉花那樣的美，內心深處有著花香似的溫柔。

真正的溫柔，真正的美都是內斂的，都是靜靜的。茉莉花也是，它是在夜晚展現自我的。

都市的夜晚總會讓我想起鄉下老家那個安靜充滿茉莉花香的夜。在天色剛暗不久，便瀰漫著屬於他淡淡的清香，像那令人沉浸夢一般的回憶縈繞不散。如今耳邊再次響起《茉莉花》，在旋律中，我感覺在裡頭不只有那股清香，還佈滿著回憶的蹤跡，更充斥著一種恬淡，悠遊自在感覺。阿公會老去，時間也會一步一步的走去。但是花，還在。

因為是靠海的小村子，每逢冬季、颱風過後，顛顛歲歲的老房就搖搖欲墜。為了讓它繼續在那，只有一再的修補再修補。十幾二十來回的修修填填，房子已經沒有記憶中小時候的味道了。空地旁的一圈，本來有各種常綠的闊葉大樹，但不知怎地，近年回去那裏瞧瞧，似是生病了，原本一株株的翠綠，竟都只剩枯枝乾葉。只有，那叢茉莉花猶在。時間，也許沖淡了一切痕跡，但它卻沒有磨滅童年中那抹潔淨的純白。

長大之後，我發現身邊的人們總是為了追逐著甚麼，努力的把自己裝飾成一朵嬌豔的花。但這總會讓我想起那綻放出自己獨樹一幟的茉莉花，即使不隨波逐流也能精彩的呼吸著，綻放著。就像杜蘭朵公主那樣，即使沒有討好他人，獨自綻放，不張揚。也許有人會說，這豈不是孤芳自賞，但其實，只要你隨時都有準備好，充實著自己。有一天，也會有一隻，被你所吸引的蝴蝶尋香而來。

深吸一口氣，在恍惚的一瞬中，竟又嗅到了那埋沒於記憶的，茉莉花香。



我學會長大的那些年

504張沛頤

在我長大之後，才慢慢明白，失去並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事。它往往從一個味道、一盤菜、一個地點開始，甚至是一條，再也沒有被熟悉的掌心牽著走的路。國一那年，我的外婆離開了我。

國中畢業旅行，我和朋友們一起去了海邊。冰涼的海水、炙熱的陽光，原本應該是青春張揚的畫面，對我而言卻顯得安靜而感傷。我坐在離海不遠的沙灘上，拿起手機，想替那一刻留下證明。花蓮的海和屏東的不一樣，但腦海卻自顧自地，把我拉回更久以前。

在我還懵懂的幼稚園時期，外婆經常帶我到花蓮附近的海邊。每次都要玩到滿身是沙，我才肯回家。牽著外婆粗糙的手，踏著一顆顆隨時可能讓人跌倒的鵝卵石，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她停放老式電動車的地方。戴上安全帽，風裡帶著濕潤的泥土味，我們緩慢騎回外婆家。

那時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還想在海邊多玩一會兒；長大後，卻很少再有機會坐在石頭上看海、聽風。長大後的海有了更多顏色，卻沒有一種顏色，能再還原當年那雙牽著我走過鵝卵石的手。時間推著我往前，而我只能被動地跟上。

升上高中後，課業繁忙，暑假仍會抽空回花蓮看看外公，由於每次都會隔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回去探望他，所以我和媽媽就承擔了打掃家裡的任務。外婆家是一間機車行，一樓做生意，二樓住人。我和媽媽總是先把一樓整理乾淨，再上樓打掃房間。推開外公房門的瞬間，漫天的灰塵撲面而來，讓我不停打噴嚏。外公年紀大了，已經沒有力氣把家具移開，清理那些被時間覆蓋的角落。灰塵落定後，我才想起那座存放著無限回憶的衣櫃。

小時候，我最喜歡到外公的房間玩衣櫃。衣櫃門分成好幾層，有時打開左邊，右邊的鏡子就會跟著出現。當年的我只覺得新奇，直到長大後才明白，原來這個「特殊的衣櫃」藏著的不是魔法，藏的是對孫女的無限疼愛與寵溺。

媽媽打開櫃門，卻發現外婆的衣服不見了。那些去年還疊得整整齊齊的衣物，彷彿從未存在。媽媽立刻衝下樓找外公，外公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丟掉了。」語氣輕得像是在處理一件早該清空的雜物。

其實一開始，我並不明白媽媽為什麼會那麼生氣、那麼難過。直到我打掃完整個家，坐在沙發上，記憶忽然回到國小三年級。那一年，我捨不得離開外婆家，於是媽媽讓我留下來，和阿公阿嬤一起住在花蓮。她其實很擔心，我能不能一個人睡覺，卻還是選擇相信我。





我也故作堅強，覺得自己一定沒問題。只是夜幕降臨後，昏暗的燈光照著空蕩的房間，我不由得開始打顫。一個人窩在被窩裡看著電視裡播放的卡通，卻怎麼也無法放鬆。也許是太緊張了，我開始害怕外面會不會有怪物，只要一點風吹草動，就讓我雞皮疙瘩爬滿全身。最後，我鼓起勇氣告訴自己：衝下樓找外婆，就沒問題了。

黑暗幾乎把我小小的身軀吞沒。我抱著當時最愛的玩偶熊熊，三步併作兩步地跑下樓，大聲喊著外婆。那時，外婆正吃著香噴噴的猴頭菇。我鬆了一口氣，而外婆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害怕，什麼都沒說，只是陪我慢慢走回樓上。我聞著她身上熟悉的味道，混著淡淡的猴頭菇香，很快就睡著了。

曾經，只要聞到外婆的味道，我就能安心入睡；如今衣櫃一打開，連那份安心，也被清得乾乾淨淨。

課業繁忙的同時，為了不讓自己在課業上落後，我報名了數學補習班，常常早出晚歸。媽媽想到的辦法，是提前替我準備好晚餐。某個補習日，她簡單炒了地瓜葉。最普通的料理，往往最難調味。我吃了一口，只覺得今天的地瓜葉比平常還鹹。後來才發現，我其實只喜歡外婆煮的地瓜葉。那是一種再怎麼嘗試，也複製不出來的味道。我把盤子吃得乾乾淨淨，卻在那一口裡，嚐到一個再也回不來的人。

即使高中生活再怎麼忙碌，假日我仍會替自己留下些縫隙，好讓自己能喘一口氣。有時，媽媽會帶我和妹妹去逛夜市。我不太喜歡夜市的小吃，卻一直喜歡站在彈珠臺前看妹妹玩。彈珠機台多年未變，依舊會播放老掉牙的兒歌，彈珠碰撞的聲音此起彼落，把我拉回五歲的那一年。

那時，外公外婆只會帶我去打彈珠。我乖乖坐著，看著彈珠一顆顆落下，等著把它們換成玩具。那是我最期待的時刻。那一年，我不只獨佔了彈珠臺，也獨佔了他們的愛。

我站在一旁，看著妹妹開心地拉著把手，口袋裡的零錢沒有拿出來。我不是不想玩，只是有些快樂，已經不會再有人替我準備好。小時候的我被兩隻粗糙的手擁護著，現在我卻把「想打彈珠」的念頭藏到不會被看見的內心最深處。我看著妹妹快樂的神情，卻發現我的快樂停留在外公外婆牽著我的那一年。

如今，我已經學會一個人走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站在城市的燈光下。只是那些曾被外婆牽著走的時光，我始終不必，也不想學會放下。



時光

406池萱倪

四季交替，年過境遷。

為何我總是抓不住你的步伐？

你總是如同春秋一般來得快、去得也快，卻在我心底烙下了最深刻的記憶。春夏秋冬，為何最美好的春與秋總是過得最快？

夏季的炎熱與躁動、冬日的寒冷與顫抖，難熬的時光總是顯得那麼地漫長，害得它即使其中也參雜了美好真摯的回憶，人們還是比較喜愛如雪中送炭的、溫暖的春季，和掃走熱浪的秋風。

夏日的童年、冬日的思念。

冰棒、海灘、西瓜、歡笑。

在那炎炎的夏日裡，我們吃著冰棒和西瓜，一同在那片海灘奔跑著，感受沁涼的舒爽透過身體，感受微鹹的海風帶走熱氣。那時我們都還小，總覺得時間過得很慢，嘰嘰喳喳地想要你快點離開，才能趕快成為一個不會被「限制」的大人。

手套、寒風、圍巾、暖爐。

冬季的寒風總是拍打著我們的臉龐，平日裡喜愛著的微風都在此刻變得多餘。手套和圍巾擋不住寒氣鑽進衣領，只能加快回家的步伐，想著快些回到溫暖的壁爐旁。這時我們也總催促著你能走得快些，這樣就不用忍受冬季帶來的寒冷和顫抖，也不用擔心離不開早晨的被窩。

春花的綻放、秋風的涼爽。

春天帶著我們經過一花一木，讓我們享受著鳥兒的鳴叫、花兒的清香。一切都在從寒冬中復甦，生命的讚歌總在耳邊高唱、綻放。這時我們總希望你能放緩急促的腳步，陪伴我們一起享受春日的美好，歡慶新年的到來。

秋風掃走了夏季的炎熱，染紅了墨綠的樹葉。我們踏過響脆的落葉，輕輕吸了一口氣，感受夏日的告別和烈日的退場。踩過楓葉大道的每一片落葉，只屬於秋天的葉雨稀稀地下著，打落每一絲屬於仲夏的氣息。這時我們拉著你的手，想要你停下腳步，陪我們多逛一逛楓紅的美，好讓寒冬晚一些到來。





可是春秋時短冬夏長，我們最終還是沒能留住最美好的兩個季節。

而當我們回過頭來時，才會發現你早就應了我們兒時的願，匆匆地走在了前方，不再遷就著我們的步伐、拉著我們的手，帶我們欣賞這個世界。所以無論我現在多麼努力、多麼渴望，我終究沒辦法再次抓住你的手，和你再次一起並肩前行。

究竟是從什麼時後開始，我們之間的距離變得如此遙遠？

時光啊時光啊，請你再慢些腳步吧。

明明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是如此的清醒，可每每回過神來時你就是不在身邊、早已走遠，我也只能加快步伐，勉強才能跟上你的身後。

時光啊時光啊，請你再聽聽我說的話吧。

為什麼我再也趕不上你的腳步？為什麼你就是不願意等等我呢？我懷念著從前與你一起攜手度過的、我曾經認為「漫長」的時光，一邊又得忙著現在、準備未來，一切都讓我那麼地徬徨，明明還沒反應過來，你就悄悄溜走了。像是抓著一把不屬於我的沙子，我越是想要緊緊抓住，它就越會從我的指間逃走。

一年四季明明那麼地長，我卻還是沒辦法挽留住冬日的最後一片雪，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百花盛開的季節又一次到來，周而復始、不斷循環，年歲也隨著你的步伐不斷增長著。而現如今，我離成年越來越近，兒時的回憶卻變成了一株向日葵，在回憶最深處生根發芽，靜靜地佇立在那一片記憶裡。使得我就算討厭炎熱、害怕寒冷，卻始終期待著他們的到來。

可我抓不住你的手，就像控制不了花兒在春天盛開；逃離不了夏日熱浪的侵襲；阻止不了綠葉一片一片地在秋分變紅、墜落；承受不住冬季的寒冷和年末的恍惚。

我親愛的時光啊，請你回過頭來看看我吧。

四季輪轉、物是人非，我還想再和你一起攜手度過那些只存在於回憶裡的美好啊。



五十九秒的一萬年

601李艾娜

也不能說是晨吧，再過不久，就日正當中。十一點零七分三十六秒，還有五十二分鐘二十四秒就會迎來正午。看著牆邊的老式掛鐘，緩慢轉動的秒針響出嗒嗒機械聲，紅銅色澤映著水仙花精細的雕刻，曼妙而靜謐。

四十七秒.....

甘甜香氣，晃蕩空氣中，飄入房間，喚我起床。我落下身軀，順過椅背披上外套。跨越衣服散落的木地板，走起路來吱呀吱呀的，年代老舊了，發出的聲響有些刺耳。嘴裏叼著菸，她穿著絲織緞面睡衣倚在窗邊臥榻上，微微翹起的長髮，稍稍遮擋住深邃的顏貌。隱約可見那雙眼神，透露一絲微光，卻不為任何風景滯留。

她吐了一口煙，仰頭望著煙絲慢慢稀薄，沒有一點眷戀。她的神態交錯白紗簾子輕飄的窗，宛如宅邸迴廊深處供奉的一幅畫。

那是友人的婚宴，我稍晚進了會廳，左顧右盼找不著原本的席位，她身旁剛好有個空位，我走過去試著詢問，她微笑示意，我便坐到了她身旁。初見那時，她身著一襲淡紫色旗袍，金白色絲線繡著幾朵菊，瞧上去端莊典雅。身上飄著桂花的清香，令我不禁想起前天坐在桂花林裡，斜陽欲下，月鉤初上的畫面。她的動作優雅俐落，和周邊的人談笑時更是落落大方。她挺起身和新人敬酒，旗袍勾勒出風韻，柔和的腰線和飽滿的乳房。我望出了神，她以為我不勝酒力，倒了一杯冷水遞給我，我和她道謝後便接過。宴會中，我與她聊了許久，她喜愛坐在庭院裡閱讀，甚愛詩作，樂讀李白卻無法與之共情，尤其《月下獨酌》其一，明知曉圓月無法舉杯、影子無法對談，還堅持賦予它們情感意象。她質疑月光的陪伴，反對放任感性這般虛構孤獨的溫度。可我卻無法質疑她的氣息和存在，悄悄貪戀她這身不合理的永恆。

我坐到她身旁，由房間往窗子望出。沙灘寂靜又華麗，浪花拍打著豔陽賜





予它的金砂，無盡的蔚藍和琥珀的光芒相交錯。「這般美麗的洋，倘若我一躍而下，會幸福的逝去吧？」我心底默默想著，也太天真爛漫了。她將菸遞到我嘴邊，我還未接下回應，她便放了手任由我使力接著。嘔了一口，香草味刺進胸腔，空氣中繚繞著甜膩的焦糖氣味。菸草矯情微微，比起她，更適合做作不堪的我。注視著我的雙眸，她奪回菸草，一手捻熄尾端星火。小巷子買來的廉價菸灰缸，擺放在標著外語的菸盒旁，顯得有些淡雅。視線落向她鎖骨下方的印子，一抹紅，如滲血的玫瑰花瓣兒，落在雪白細嫩的皮膚上。順著我的髮絲輕撫，臉龐輕輕地貼向她的手。她捧著我側臉，嘴角輕輕上揚，輕捏了我的臉頰，茫然的看著她眼中的自己，那個情感笨拙的樣貌。

她撫過白紗簾子，海風輕輕拂著，浪聲飛濺玻璃。她理性地如同風平浪靜的海面，習慣剖析和拆解一切說法，所以「心動」對她似乎是個被歸類的名詞，而我如同聒噪的浪濤想為海面泛起漣漪。不過，這淺淺的躁動卻毫無回聲，海平面仍舊穩定。我嘗試在迴廊上多留一個花瓶子，卻看不見她對時間和距離的喜惡。我害怕一「此刻」連被她當成歸檔的分析樣本都不算是。我開口問道「妳說，記憶是個什麼樣的名詞呢？」「長期與短期的各有不同吧！」「她微微一笑說道。「怎麼說？」「簡單來說，與黑膠相同，能收錄味覺或聽覺，甚至氣息的殘留。」她解釋道。「短期記憶呢？」「像罐頭吧！」她輕描。「罐頭？」我有些疑惑。「記憶會將一瞬的畫面壓縮成漿汁，裝進罐頭裡。」她慢悠悠的望著我道。「每一個罐頭都保存著原料，就比如檔案夾裡頭的備份，你時刻能翻閱。」「所以這一瞬間停留在我的罐頭裡？」「是的，它將深刻地烙印在你身上，隨著時空的流逝，視覺可能模糊了鏡頭，但事實猶存。」我沈默了片刻，輕聲道「撬不開罐頭的意思嗎」我像是和自己對話，又好似渴望得到她的回覆。

或許記憶保存的並非當下，而是以另一個模樣欺騙著我。光陰的剎那看似永恆，卻慢慢被升起的泡沫淹埋。





忽然，我不由自主靠向她，以一個無法輕易推開卻溫暖的力量。我說她有形無影，幻魅又柔美，像紫藤花一般，根是有毒性的，卻根深蒂固令人無法自拔地想纏綿。她在我耳邊輕語「別融化，記得曾經熾熱就罷了，朝陽並非永遠高掛。」她頭傾倒在我肩上，桂花香氣從頸部散發出來，催我落入有盡頭的溫柔，卻又無盡頭的迷戀。重力漸漸落在我身上，不僅僅是倚靠，而是在我身上留下一股美麗的分量。那股力量不過分輕鬆，卻也短暫卸下一層防備。但，浪潮逐步吞噬那份散落的短暫。

她的氣習猶如晚香玉，忽然縈繞，倏然失蹤。

飄香走過身子，留下暫時性芬芳；一旦散去，誰也不再屬於誰。又或許打從一開始，她便不歸於任何人，只是恰好在身上撫過的淡淡清香。

「我們只不過是因荷爾蒙才躺在一塊兒。」她淡淡的描述。「荷爾蒙的概念過於抽象，曖昧不清，常濫用做藉口。」我呢喃著。「荷爾蒙刺激的電流帶給人們的歡愉是真切的。」她說。「多巴胺的刺激糾纏了我們，妳想這麼說是吧？」她點頭，不急不慢的回道「它賦予我們興奮和熱烈。可惜，過了那份美好，有些人往往只會責怪，無法抑制沈溺的情感。」話落，空氣再度回歸靜謐。從她手邊的菸盒順了一根菸，我拿起菸灰缸旁的打火機，喀擦一聲，望著火光的沉穩，點燃。叼著菸望向她，我欲言又止，再往窗子外的蔚藍望去。吐出焦糖氣息，再仰頭望著一縷縷青煙瀰漫，求著光陰行路再慢一會兒。霧在畫框裏散開，窗邊像是一幅靜止的畫。

到底是她映襯著海浪波光，還是浪花襯托出她的輪廓呢？浪潮沖刷沙地後便離去，只願將那一瞬封存便已。

桂花香漸漸淡去，不會殘留於任何人；她也是，我留不住半絲氣息。

如果非要將這罐頭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

一萬年。

五十八秒、五十九秒.....



小說組

第一名 404 林鈺馨

第二名 401 伍苡嘉

第三名 401 白騏緒

修女小姐

404林鈺馨

聖城歐洛西有整片大陸最大的宗教建築群，高聳入雲的尖塔連綿環繞著那座雄偉的教堂。

而我是教堂裡的一個小修女，能在這裡工作，我無疑是幸運的，除了每周三得去教堂祝禱，這個工作非常完美。

早上六點，我穿好修女的統一服裝，坐在高台上開始發言，那無非是些感謝主以及萬物的話語，實在無聊，我從不理解這些信徒為何興致勃勃、虔誠恭敬。

我無所事事的觀察著周圍，同時仍敬業地喋喋不休，窗外有位紅髮少年靠在牆上休息，他恬靜的睡顏讓我有些嫉妒。

晨鐘響起，我連忙垂下眼簾，「願榮耀、權力屬於您。」教眾們複述了一遍「願榮耀、權力屬於您！」，我滿意點頭，隨即揚長而去。

主教簡直喪心病狂，禱告完還要抄聖經，一週得抄七篇，跟日常任務一樣。

路過那位少年時，我停頓了一下。教堂外老是有巡堂人員，我連在這裡看書都要被罵上兩句，不敢想像這位少年會面臨什麼。

我輕拍他的肩膀「想睡可以去教堂裡喔，裡面有冷氣，而且就算被長老們發現也可以說是在禱告。」

對方眼神複雜「你一個修女要我在聖地睡覺？你真的虔誠嗎？」我靦腆一笑，心中暗忖『當然不。』不過我嘴上卻說「休息好才能更好的信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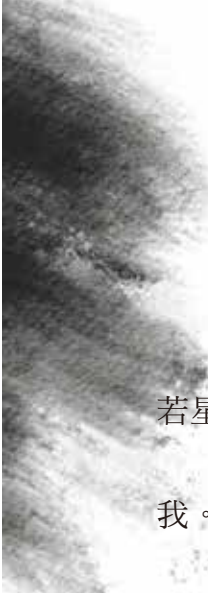
他說他已經在廳外聽我禱告很久了，想跟我要我的聯繫方式，我對他的很久表示懷疑，不過還是告訴他我平常都待在教會附近，他可以進來找我。

「啊，不過你這麼早來的話，幹嘛不一開始就進來聽呢？」他樂不可支，並誇我婉曲修辭用的真好，拒絕的不留痕跡，要不是他知道殺生者不能進教堂，差點就信了。

我愣了一下，沒想到這方面，除了沒想到這人年紀輕輕就犯了殺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從不記這種沒用的教規，我堅信如果那條規則很重要的話，會有人提醒我的。

沒想到一個少年都比我博學多聞，我請他把我連基礎規則都記不住的事遺忘，他點頭答應，問了下我的名字。





我們互通了姓名，他叫加薩，我叫妮絲，閒聊一陣，他說我黑髮如墨，眸若星辰，我說他病得不輕，說話文縷縷的。

他說我不解風情，我毫不在意，並跟他提議「你可以從後門那邊來找我。」我學著教堂的那些貴族行了個禮，「隨時恭候。」

禮尚往來，我也問了他為什麼殺生，他說他是冒險家，難免會遇到你死我活的戰鬥，「這不都是他們死嗎？罪孽深重啊，願主寬恕你。」

開玩笑的，主都沒寬恕過我，怎麼可能原諒他，主教大人連神旨都沒聽過，神應該也沒興趣過問我們的罪責。

教堂的生活依舊枯燥，加薩也依舊喜歡講些文學氣息過於濃厚的話，他說我像神鳥風鷺，我說風鷺前幾年被獵到只剩三隻了。

「這只是在表達我覺得你很自由又很純潔。」加薩說，我一臉茫然「我連聖城外的風景都沒看過。」

是的，教會認為外界是骯髒不堪的，我覺得真好笑，那他們還每周三放外人進來觀光，怎麼樣？定期訓練免疫系統？

加薩改口了「喔，那你是井底之蛙。」我不認同，第一是因為青蛙實在太難聽了，第二是圖書館幾乎記載了整個大陸所有的知識。

他就算是個行萬里路的冒險家，也一定難以企及我讀萬萬卷的書。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我也不想這麼好學，但我畢竟是個管圖書館的修女。

鑒於他上次跟我要了聯絡方式，以及一直問一些缺乏常識的問題，我給了加薩一個通訊寶石，上面可以查很多資訊。

寶石是新來的聖女小姐友情贈送的，雖然我只是隨口一提，但她大概真的不缺錢也過於善良，所以就算我跟她才見過兩面，她也還是為我花了大錢。

我跟她的初次見面是在神殿，一個矗立著許多天使雕像的地方，她站在高台上，主教將鑲滿了藍寶石的冠冕輕輕戴在她頭上。

而她長長的眼睫低垂，白金長袍為她添了幾分神聖的味道，她出神的聽著主教授封，我抬頭看她，她那迷茫的湖藍眼眸便映入我的眼中。

她朝我笑了一下，我不是很理解她眼中的情緒，但回覆一下善意也不是大問題，我點頭致意，然後再典禮結束後去找了聖女。





她在花園裡散步，冠冕不知道被她放哪了，我覺得有可能是教會收回去了，他們吝嗇得可怕，每次發完俸祿就馬上發起非自願捐錢。

如今我一窮二白，只能就地取材做個花環討喜歡的對象開心，「海洛大人？」對方轉頭，「怎麼了？修女小姐。」

我將花環遞給她，揚了揚下巴耍帥似的道「聖經第七章之十一，神將花環贈與精靈，以美麗生物的逝去祈求一段美好友誼。」

海洛接過，花環上插著藍色滿天星，她皺眉，似乎不太喜歡這個冰冷的色調，察覺到她的情緒，我伸出手撫過翠綠的花環，藍花變成與她長袍相同的純潔白色。

她竟也回了後面那段中二的故事「精靈並未接過花環，祂以刀刃砍向神明，燦金的血液滴落大地，燃起熊熊大火，世界迎來第一次末日。神予不可不取。」

我忘記我跟她說什麼了，好像是「你知道嗎？可是我是任性的人，我不想拿就不拿。」

「妮絲？」我恍然回神，加薩在我眼前揮了揮手，「剛剛會議鈴響了，你是不是要去交什麼資料。」我點點頭，今天是讚美主的日子。

所有修道士在圖書館外偏殿一起寫作，主教會跟教導主任一樣監督我們作業，並時不時燒一兩幅他覺得不好看的作品。

我囑咐加薩把我的通訊寶石收好，要是不見了我只能去倉庫偷一個了，他一臉無語的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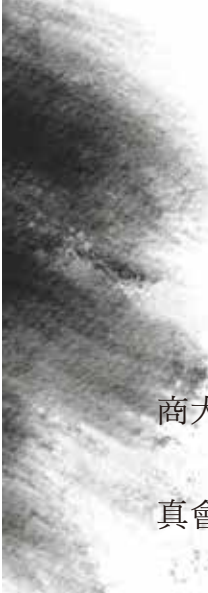
快步走了一會，果然看到主教在燒火，鑲金的紙張點著火星飄揚，怪好看的。

在心中讚嘆一番主教焚書的天賦後，我開始創作，據我旁邊的小修女所說，自從我加入教堂這個大家庭後，主教玩火的熟練度成指數上升。

我很欣慰，活到老就該學到老，這玩火的能力還有點進步空間，厲害點以後說不定能去神國當燒火的。

秉持著交差了事的心態，我抄了隔壁小修女的感謝信，主教掃了一眼，非常滿意的放我走了。





又過了幾天，加薩和我在小樹林聊天，他說他的劍壞了，但南部那群兵火商大概天生就是做奸商的料，每把劍的價格都欲與天比高，不甘平庸。

平庸的加薩很愁，他買不起劍，這樣以後他只能徒手跟狼搏鬥了，我說他真會陶冶情操，連戰鬥都要反璞歸真。

他給了我一拳，不開玩笑，我這個人是帶點身嬌體弱的，我在醫護站住了兩天，加薩每天都有來看我，我跟他進行了認識以來最真誠的對話。

「我覺得你不用劍跟狼搏鬥也能三七開。」他親切問道「又想死了？」我語重心長「你三拳，牠頭七。」

我們在屋頂喝了一壺酒，其實我不想上來的，但加薩說這樣比較有氛圍，所以我拖著殘破的身軀跟他爬牆。

我放棄去思考他說的氛圍是什麼，因為眾所周知人類的思維是具有多樣性的。

聊了一夜，我實在受不了他每三句就要提一下他壞掉的劍，我現在甚至了解那把劍勝過我家人。

天啊，我向天祈禱下輩子別再碰到這麼煩人的朋友，聽他說廢話簡直比抄聖經還讓人惱火，我默默感受了一下自己為數不多的良心，然後選了個月黑風高的日子準備偷了上一屆聖騎士的劍。

儲藏室只有門口掛著破舊的壁燈，光線很是昏暗，剛繞過森嚴的守衛，我有些氣喘，環顧四周，順手牽羊拿走了牆上的提燈。

獲得光源後我直奔兵器室，那地方顯然長年鮮少人煙，一推開門，灰塵混雜著鏽蝕味道把我噙了個半死，我掩住口鼻，不打算惡意損耗肺部壽命。

雖然看過一些介紹劍的書，但我其實沒什麼概念，我想加薩應該也不介意，所以我沒打算找一把多強的劍。

偶爾我也認同聖經說的，人不能太貪心，量力而為，所以我只想要一把我拿得動的就好了。

走了半天，發現我還是對自己過於嚴苛了，或許是教堂的伙食稱不上好，又或者我實在難養，總之我的體重一直處於過輕的範疇。

這導致每把劍都比我重許多，看了一眼掛在脖子上的鐘錶，快到宵禁了。

沒時間猶豫，快步路過那些華麗又笨重的長劍，最後撿了把古樸的劍起來，拿在手中簡直像塑膠玩具，輕便到荒唐。





滿意離去，快到儲藏室出口時，就聽一陣悉悉窣窣的聲音響起，『哪個狠人大半夜不睡覺夜襲儲物間？』我探出腦袋望去。

只見一小群人朝我這個方向走來，中間的聖女小姐格外引人注目，我屏息一瞬，然後慌不擇路的躲進了最近的隔間。

路過我藏身的房間時，海洛停了一下，身邊的侍從便紛紛關心道「聖女大人您怎麼了？」

尊貴的聖女大人看了一眼堆滿珠寶的房間，金碧輝煌的空間裡，那頭黑髮真的很顯眼，她沉吟片刻「沒事，有點好奇此處的格局。」

侍從誇獎她真有求知慾，並隱晦提醒現在更重要的是去拿下個月的供品，海洛點頭敷衍，並發揮隨手關門的美德，輕輕闔上了門扉。

我等了幾分鐘，等那群凌亂的腳步聲逐漸遠去，我才抓起身旁的劍迅速逃離現場。

隔天晚上我頂著黑眼圈去給加薩送禮物，也是剛剛我才知道今天也是他的生日，不帶情感的祝他生日快樂後，我掏出我的犯罪證據遞給他。

即便月光朦朧，我也能清楚看到他高興的表情，我抬手遮住翹起的嘴角，莫名覺得怪開心的。

一覺到天明，今天沒要事在身，我打算去圖書館做簡單的灑掃，不然糾察隊的小隊長又要找我碴了。

我真不明白，圖書館分了三區，他每天下班後固定繞過我的S3區到底有何居心，那裡不僅離出入口最遠，還擺了一堆文言文古籍，衣魚路過都不屑啃兩口。

今天他果然在櫃檯前等我，明明年紀輕輕卻一頭白髮，金絲眼鏡配上他梳的整齊的油頭倒也稱得上衣冠楚楚。

他看到我到來勾起唇角，張口就是「妮絲修女，你好，你已經十三天沒打掃過了，我跟主教討論過了，我們都對你的表現很失望，基於此，本月你的操行扣十分。」

人三十六度的嘴是怎麼說出這麼冰冷的話語，操行每扣一分俸祿就減半成，跟白做工也沒兩樣了，有時候我只能暗自疑惑，教會這麼缺廉價勞工怎麼不去貧民窟找。





我胡亂點頭，反正錢都被他們圈走了，也到不了我這裡，這點挫折無法對我造成半分傷害，因為我已經千瘡百孔了。

池歸對於我今天沒回嘴頗為震驚「妮絲修女，你不是最喜歡拿條約反駁我嗎？」

確實，我背教會規範的動力都源於跟他吵架，人在做壞事時是不擇手段的。

上次為了讓這位紀律委員別再說話煩我，我連續修了半年魔藥課，做靜言劑的技術已經達到驚世駭俗的程度，池歸有半個月沒講話，當然，我也一整年沒拿到俸祿。

不過我現在沒什麼力氣吵架，昨天被主教臨危受命，他說我上周小作文寫得不錯，他力排眾議讓我參加了朗讀比賽。

我無語凝噎並十分後悔，要是早知道我身邊的小修女這麼文采斐然，我是萬萬不會這麼不尊重智慧財產權的。

我深知自己的錯誤，但是下次還敢。

池歸一直站在我的座位前，我深吸口氣，開始複述「神職人員規範第二項：紀律員單一區域不得停留超過一小時。」我瞥了眼他手上的碼表，「快到時間了，慢走不送。」

他提高聲音從容回到「規範第六十七項：特殊情況如：重大事項告知、監督作業完成等，可酌量增加督察時間。」

我走到他身邊，指了指桌上的分貝機巧笑倩兮「真理探索第五章：圖書館說話者分貝不得超過六十，如超過，圖書管理員有權驅趕。」那上面的數值早已超過六十。

我抬頭含笑直視他的雙眼，「需要我翻書找規範給你嗎？」池歸看了我兩秒「不用了，你記憶力應該比我好許多。」

「噓」手上的錶正好走到六十分整，他微退一步領首，「話我已傳達，現在便先走一步。」

沒看他離去的背影，我轉身撿起剛剛池歸撞落的羊皮紙，並扶正搖搖欲墜的書籍。

再回首時就看到海洛站在我身前，她大概也有點意外，像是想到什麼有趣的事，她說「你的夜間冒險還順利嗎？」





我眨眨眼「一言難盡。」彎腰從腳邊撿起散落的書本，看了一眼笑道「聖女小姐會對『關門的美德』這本書感興趣嗎？」

她挑眉，聲音淡淡「暫時沒有。」我也沒放在心上，只是喔了一聲，然後朝她勾勾手指，讓她把手伸過來。

聖女小姐今天帶了一雙蕾絲手套，修長的手看起來骨節分明，我抬手放了一枚金幣到她手中，「儲藏室伴手禮，見者有份。」金燦燦的硬幣上刻了一句英文「life free or die」

她自然地接過並放在口袋收好，也跟我開了個玩笑「突然想起來，修女小姐對聖劍被竊案有頭緒嗎？」我毫不猶豫的搖頭「當然沒有。」

收拾完圖書室後，我跟聖女小姐作別，她坐在櫃檯靜靜看書，聽到我的告辭也只是揮了揮手表示明白。

下班後我去找了主教，他老人家喜歡在楓香大道上欣賞風景，我覺得這跟他的性格不太合，這麼風風火火的人感覺容易引起森林大火。

果然在涼亭處看到那個小老頭在摸貓，我挑挑眉，神職人員守則也有不許養貓的規定，不過比起我這種罪該萬死的，主教也算是循規蹈矩了。

旁聽了一下主教嗔聲嗔氣的喵喵聲，我覺得自己罪不至此，倒也不必受如此酷刑。

或許我的視線太過熾熱，他終於從對貓的癡迷中抽離，主教輕咳一聲「站那做什麼，跟個木樁一樣，過來坐。」

他熱情的邀請我下棋。在此申明，我不知道他的棋術這麼差勁，所以我神遊了片刻，再回神時才發現他的主力都被我拆光了，盤上只剩下幾個散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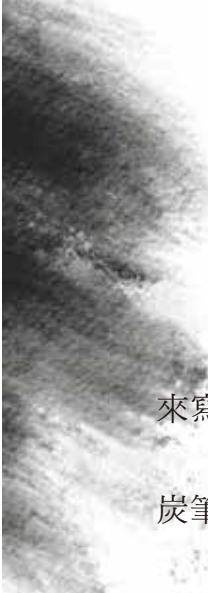
我小心翼翼抬頭，主教耳朵紅得嚇人，看上去氣瘋了「滾！」我從善如流地推開椅子離開，雖然我本來是打算跟他商量可不可以退賽的。

「對了，最近有把聖劍不見了，雖然那就是破東西根本沒人要用，但池歸實在太吵了，你要不就不再餵他一劑靜言劑，要不滾去跟他一起查犯人！」

「還有，下禮拜的慶典也別忘記！到時候你要上台致詞！」

我偏了偏頭，主教聲音大到我有點耳鳴，難怪隔壁的老修女不讓他進圖書館，體諒到老年人聽力可能確實不太好，我也大聲回道「知道了！」

雖然朗讀非我本願，但我到底還是花了幾分心力，生平第一次認認真真開始撰寫講稿。



但說到底寫出一篇曠世鉅作對我來說還是太難了，我只能東拼西湊找東西來寫，內容看上去破破爛爛的。

等我寫出一篇勉強可入目的稿子時，慶典已經只剩一天了，我放下手裡的炭筆，跨越半個樹林找到加薩給他一封典禮邀請函。

我不太會送禮，也不知道加薩到底想要什麼，我只是想到前幾個月他還在遺憾不能進教堂內部，幾個月後給他一封能進教堂亂走的邀請函不是很好笑嗎？

寒暄幾句，加薩把我趕了回去，他說他一定到，叫我別再閒逛了，對明天上點心。

睡了一覺後就到周三了，我難得不用去禱告，站在高台上看著下方的人山人海，罕見的有點緊張，咳了幾聲後我緩慢說道：

「今天是教會的慶典，我想大部分人跟我一樣其實並不知道今天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傳統上，致詞者應當讚頌神明、感謝父母，但我是個孤兒，信仰又稱不上深刻，所以我打算感謝我的朋友們。」

「性格使然，我這個人說不出什麼好話，我只覺得他們暴躁、強詞奪理；」說到這我瞥了一眼主教，他手中閃著危險的火光。

「還有墨守成規、對挑人毛病情有獨鍾，」池歸朝台上的我舉杯執意，杯中是教會提供的純淨水，除了他沒有人要喝。

「當然，我不否認他們耀眼的地方：像是熱情肆意、擁有冒險精神，」加薩在酒吧前酗酒，背上帶著我送的輕劍。

「以及清冷純潔、偶爾也犯點渾。」海洛在前排座位不敢與我對視，她只是輕微地點點頭，隱晦的贊同。

「我並不完全喜歡他們的特質，但還是感謝他們帶來的苦難、挑戰，以及歡笑。」

我停頓一下，後面還有很多內容，但我有些懶得唸了，只是許了個美好的願望「所以在最後的最後，」我露出一個笑容「祝我們的友誼長存。」

「致詞者，修女妮絲。」



故事從結尾開始

401伍苡嘉

雨下得很輕。

每一下卻都重擊在我心頭上。

我撐著黑傘的右手止不住地顫抖，左手攥緊衣角，新買的黑色大衣被捏得扭曲變形。

在他的喪禮上，來的家人、長輩寥寥無幾，畢竟白髮人送黑髮人總是違反人情常理之事。

命運難以掌控，他的母親站在外頭輕輕啜泣，而父親則在一旁抽菸，白煙裊裊升起，在空氣中盤旋不去，如同我理不清的愁緒。

「意外墜樓」

所有大人都這樣說。

好像簡單的四個字，就可以交代整件事情。

我收起黑傘，走入靈堂。

被淋濕的衣角，水珠一滴一滴地落下，在地板上浸淫出一小塊濕痕。彷彿有人在我心裡，呼成一片霧氣。

靈堂上擺著一年前我替他拍的照片——

陽光透過窗戶的縫隙灑入教室，少年坐在窗旁，露出那對可愛的虎牙，對著鏡頭開懷大笑。我永遠記得那個充斥著蟬鳴聲的夏天——如同世界只剩我們倆的那個瞬間。

我站在最角落，面無表情，看不出情緒。

一旁的老師拍拍我的肩，低聲安慰，無力感卻頓時湧上心頭。

我穿過人群，替他扶正照片，指尖剛碰上冰涼的相框，突然一陣頭暈目眩，人影、白花逐漸模糊，世界暗了下來——直到一聲刺耳的銳鳴撕裂了寂靜。

我醒來時，下課鐘聲響起，耳邊充斥著吵鬧聲。

桌上擺著不及格的數學考卷，手裡握著斷水的原子筆，指尖的姿勢像是從沒放下過。

陽光灑進教室，亮得刺眼。

剎那間，

一陣熟悉的木質清香傳來，冰涼的觸感無預警地貼上我的臉頰。





「喂，妳不會還沒睡醒吧？」

是他。

我心裡咯 一下。

瀏海微亂的他，笑起來有酒窩的他，活著的他。

我猛地站起來，椅子刮過地板的聲音格外刺耳。

……」跟他對視的瞬間，眼眶還是忍不住泛淚，「你從頂樓掉下去了……」空氣彷彿在這一刻凝固了。

他的瞳孔猛地收縮，平日眼底平靜如海的他，如今卻浪濤洶湧。

「你在說什麼？」

他勉強笑了一下，「睡傻了？」

他試圖握緊手中的飲料，卻不知是冰塊融化還是掌心滲出的冷汗，失去重心的瓶子逐漸滑落。

那一刻，我確定——不是我瘋了。

放學後，我把他拉到操場後的桂花樹下，那裡充滿著屬於我們的記憶。

「說實話。」我抬起頭與他對視，「不說我現在就走。」

他沉默了很久，才低聲開口：「我記得，掉下去的那一刻。」

我的心臟狠狠一縮。

「風很大，我什麼也聽不見。」他看著地面。

「我以為會很痛，但其實沒有。」他抬起頭，「我那時只想到一件事：我都還沒來得及跟妳說再見。」

盛夏的午後，陽光灼熱，桂花樹靜靜地立在角落。

「重生也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一場有限期的借貸。」他語氣微微顫抖，「規則是——只能活到十八歲生日那天。」

我整個人僵在原地，大腦一片空白，零星的桂花飄落在肩膀上。

從那天起，我開始記時間。

本該倒數學測的厚重日曆，如今卻提醒著我那個所謂的「終點」還剩下多少天。



後來，他的身體開始出現許多異常。

有時某些部位會突然變得透明，握著筆的手會突然消失；有時說話到一半，會突然按住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氣。

彷彿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將他拉回那日冰冷的頂樓。

我們曾偷偷背著父母去醫院檢查，但儀器皆顯示一切正常，醫生認為那僅是青春期的壓力罷了。

唯有我看到，

他那緊握筆頭的雙手，正逐漸變得透明。

回家的路上，我們背著書包肩並著肩走著，就如同從前那樣，路燈把我們的身影拉的很長。

「如果重來一次妳還是會消失，那為什麼還要回來？不就是讓告別變得更加痛苦嗎？」我盯著鞋子嘟囔著。

他突然停下腳步，看著我。

「妳自己一個人躲在角落裡哭了，在葬禮那天……我不忍心再讓妳獨自承受這些。」

直到再次低頭，我才發現，鞋尖的地方已經濕了一小塊。

在倒數的每一天裡，我們把握了每個轉瞬即逝的時光。

我們去夜市吃了她最愛的臭豆腐，他笑著說還是記憶中的味道；又去了她家後面的廣場溜直排輪，看著我滑稽的模樣，他仍願意牽起我的手帶我溜。我們還去看了一年前她錯過的電影，看到我哭得肝腸寸斷，他仍遞過衛生紙給我。

我試圖在每一件平凡的小事裡，留下一些痕跡。

然而，時間比我們想像得更加殘酷，不知不覺，那天即將到來。

我開始著手調查真相。

監視器的影像很模糊，人影被拉得細長，我一次又一次重播他掉下畫面的前一秒。

暫停，播放，暫停，播放。

那不是一個平白無故跳下去的人。

他只是站著、等人。

我越查越覺得不對勁——這不是單純的跳樓自殺。

於是，我把滑鼠拖回跳下去的前兩秒，底片看到他身旁有個人影。要放大時，電腦畫面卻出現不知名的警告，手足無措的我只好記下簡單的特徵，個天去尋線索。



前往資料室的路，大概是我在學校最熟悉的路線。

可不知從何時開始，事情變得不太對勁。

同一個樓梯轉角，我們走了兩次。

「妳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看著他的嘴型在動，聲音卻慢半拍才傳進我耳裡。

「不要往前走。」他說。

突然，整個空間震了一下。

很輕、很微的卡頓，像被按下了暫停鍵。

「等一下，這是什麼聲……」

話還沒說完，眼前的畫面猛地一轉——我們站在舊校園大樓頂樓。

風很大，帶著熟悉又陌生的涼意。

我愣在原地，「我們剛剛……不是還在……」話說到一半，我看著他的手，又再次變得透明。

手錶上的時針，每一次的跳動，都漫長得令人窒息。

風聲呼嘯而過，他站在我身後，手臂慢慢變得透明，身體輪廓也變得格式化，逐漸被背景吞噬，如同這片時空在排斥他一般。

我往前走，腳步聲卻慢半拍傳入我耳中，好像我踩在錯誤的時間線上。

剎那間，世界開始抖動，我看到一個人影站在頂樓門口。

距離太遠，只能隱隱約約地看出，俐落的短髮以及瘦長的身形。

下一秒，人影突然往他的方向衝去——速度太快以致看不清五官。

當我還處於震驚之中，人影立刻拽住他的衣領，往欄杆撞去。

身體撞上金屬的聲音卻遲了半秒才出現。

「停下來！」

我大吼，下意識的想移動去阻止，但雙腳不聽使喚。

我只好被迫看清了那個瞬間：少年的瞳孔急劇放大，嘴脣失去血色，被前面那雙手狠狠一推——失重往下墜。

「啪嗒——」

畫面在那一刻結束。

他癱坐在地上，呼吸急促。



「真的有人把我推下去....」他戰慄著說。

「我沒——我沒有看清楚他的長相，但在左手上有一個胎記，我很確定——」
風停了，頂樓很安靜，安靜得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那塊胎記的形狀和位置停留在我的腦中，揮之不去。

當我回過神來時，手裡已經拿著資料室的鑰匙。

門被推開，灰塵飛散在空中，鐵櫃一排排地站著。

我們走向畢業紀念冊那一排，抽出一本，一頁一頁地確認學生的照片，直到最後一張看完。

「很奇怪，明明大家都穿短袖校服啊.....為什麼沒有.....」我闔上畢冊，卻沒有鬆一口氣。

「不對。」

他閉上眼回想剛剛發生的一幕，

「她的左手除了有胎記以外，還有長繭.....感覺.....不是學生。」

資料室的老舊電燈閃爍著。

我再次翻開畢業紀念冊，一路翻到最後的教師介紹那一頁。

照片中的人穿著得體，露出和煦的微笑，名字我認得，而且——他的左手有一塊跟他描述得一模一樣的胎記。

居然是她。

我的手指僵住。

他張了張嘴，卻連一個字都擠不出來。

頭頂的燈光又閃爍了一下，感覺時間突然變得很快，我還沒來得及說些什麼，下一秒，畫面突然一轉——白色的強光照入我的眼中，刺眼得過分。

外面的雨下得很輕。

「意外墜樓」有人低聲說，

我這次聽到，沒有任何情緒。

我站在角落，一旁的老師拍拍我的肩，我抬頭看了他一眼——他的左手袖口微微滑落，而記憶中的胎記就在我眼前。

好諷刺啊。

我幾乎要笑出來。

在所有人以為這只是一次喪禮時，只有我知道，「新的一輪」又開始了。



於是妳說

401白騏緒

走在每天回家的路上，人行道依舊凹凸不平。落葉不知什麼時候多了起來，靜靜地躺在腳邊。只有在路燈的照射下，我才能勉強分辨它們的顏色。風迎面吹來，我拉緊身上的大衣，卻發現那股熟悉的氣味早已消失，只剩下體育課後尚未散去的汗臭味，提醒著我一天的疲憊。

手指在冰冷的螢幕上停留了一會兒，耳機傳來電量只剩10%的提醒，而回家的路，似乎沒有因此變得更短。我關上螢幕，讓音樂繼續在耳邊流動，腳步緩慢而無聲。只是身旁少了什麼，我很清楚——那串溫柔的聲音、那道嬌小的身影，都已不在。

夜色漸深，雙手逐漸失去溫度，連呼出的熱氣也來不及停留，便被冷風帶走，拍在臉上。街道靜得只剩下腳步聲與音樂交錯。走著走著，一段高亢而興奮的聲音忽然傳入耳中，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傳來，與我此刻的心情毫不相干。

「聖誕節快到了，你要陪我去新北耶誕城嗎？」

「好啊，我們到時候再一起去拍照。」

男生說完，女生興奮地望向他，臉上浮現愉快的笑容。耳機裡播放著我最喜歡的歌，可不知為什麼，我卻提不起精神，只是無精打采地往前走。才過了三分鐘，卻覺得書包像是又被塞進了幾本書，沉得讓肩膀發酸。

幸好紅綠燈亮起，我得以短暫停下腳步。望著倒數的秒數，腦中卻一片空白，連燈號轉綠都渾然未覺，仍舊站在原地動也不動。直到耳機忽然失去了聲音，我才回過神來——如果不是這樣，我大概還會再晚幾分鐘才到家。

我的家在路的盡頭，鄰居幾乎家家都有寵物。膽小的我，即使耳機早已沒電，仍習慣戴著，像是替自己留下一點安全感。穿過幾條狹窄的小路，終於回到家。

一進門，母親緩緩走到我面前，替我接過手中的餐袋，輕聲問道：「有吃晚餐了嗎？肚子還餓嗎？我下班時去超商買了幾塊打折的麵包，要不要吃？」

我沒有回答。只是放下書包，低著頭，踩著緩慢而沉重的步伐上樓。她看著我離去，沒有再多問什麼，只是轉身到水槽前，替我清洗餐碗。我在樓梯間停了一會兒，視線穿過欄杆，落在母親的背影上。

她沒有回頭，我也沒有再說話，轉身走進浴室。洗完澡後，躺在床上，思緒一圈一圈地擴散開來，像水面泛起的漣漪，久久無法平息。

不知為何，只是一段再尋常不過的對話，卻在我心中停留了如此之久。





明明只是簡單的請求與回應，卻反覆在腦海裡迴響，讓人輾轉難眠。那些字句早已說完，夜卻沒有因此安靜下來。

耶誕城，幾乎是每一對情侶都嚮往的去處。飄落的雪景、五彩繽紛的巨大聖誕樹，以及跨年演唱會的舞台，總能吸引人潮前往。置身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之中，心情彷彿也被點亮，變得格外輕快。

幾年前的冬天，跨年恰逢連假，而她的生日正好落在聖誕節。只是，她始終無法真正感受節日的氛圍。於是，她邀請我，陪她前往一個對她而言別具意義的地方，為那一年畫下句點。

我思索了很久，指尖在螢幕上停停按按，終於打出那幾行字。短短的時間裡，她的訊息卻一則接一則跳出來，像是在催促我快點做出決定。最後，我還是沒能抵擋那份急切，輕輕地回覆了同意。

因為她家離我不遠，我們約好一起前往火車站，再轉乘公車。那天我比平常更早起床，洗漱完畢後，換上自己覺得最應景的上衣，仔細整理頭髮，才踏出家門。

人行道上還沒有堆滿落葉，空氣帶著微涼的氣息。我把耳機音量調到最大，讓音樂填滿耳邊，腳步不自覺地輕快起來。沒多久，公車站便出現在眼前。

我左右張望，還沒看見她的身影，於是低頭反覆翻看我們的對話紀錄。坐在候車椅上，背脊不自覺地挺直，目光在一行行文字間來回移動。每看一段，就抬起頭確認一次，她卻始終沒有出現。漸漸地，我連看手機的心思也沒了，只是盯著公車即將進站的提示，等待時間緩慢流過。

不久，一股熟悉的髮香忽然靠近，毫無預警地佔據了我的感官。是她。那股淡淡的香水味，讓人一瞬間就認出了來者。

「你等很久了嗎？公車快來了，你東西都有帶嗎？」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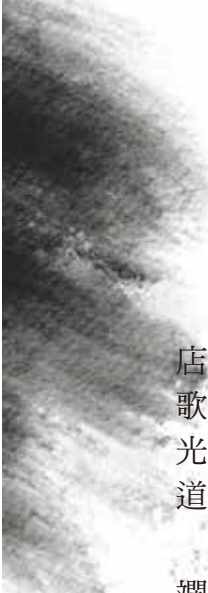
我沒有立刻回應，只是看著她的妝容。她的臥蠶比記憶中更明顯，睫毛也顯得格外修長，像磁鐵一樣吸住了我的視線，讓我一時移不開眼。她察覺我的沉默，提高聲音說：「你為什麼不理我？你沒聽到嗎？」

「我忘記你說什麼了。」我說。

她看了我一眼，輕輕笑了笑。就在這時，公車進站了，她伸手拉著我，一起上了車。

她依舊坐在靠窗的位置。她喜歡望向窗外，看著車輛從身旁呼嘯而過，





店家的招牌一一後退，行人被夜色吞沒。我們共用一副耳機，聽著同一首歌，她輕聲哼起旋律，像是完全沉浸其中。我沒有跟著唱，只是看著她。日光原本從她髮間的縫隙灑落在我身上，火車進站時，車廂被遮蔽了一瞬，那道光也被帶走了，可不知為何，我卻覺得視野並沒有因此暗下來。

經過一段漫長的路程，我們終於抵達目的地。人潮洶湧，燈光五彩斑斕，映在她淺色的衣服上，彷彿一棵行走的聖誕樹，為這個夜晚添上一層溫度。我跟在她身旁，刻意放慢腳步，生怕一個不小心就走丟在人群之中。

走到賣雞蛋糕的攤位前，我買了兩份。打開錢包，將所有零錢倒在掌心，卻仍差了十塊。我翻找得有些慌亂，指尖在口袋裡來回探尋，直到終於摸到足夠的錢，才鬆了一口氣。她看著我，眉頭微微皺起，我下意識摸了摸後腦勺，露出有些勉強的笑。

「妳要吃嗎？」我問。

「你不吃嗎？」

「我還不餓，妳先吃吧。」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手中的雞蛋糕。我仍舊盯著她，像是在確認什麼似的，再次說：「我真的不餓，妳先吃，我餓了再去買。」

她望了我一會兒，才慢慢舉起手，用叉子插起一塊雞蛋糕，一口一口地咬著，視線卻始終停在我身上。我低下頭，靠近她，小聲問：「好吃嗎？」
「好吃好吃。」她點著頭，笑得自然。

「如果妳還餓，我的那份也給妳。」

「好啊好啊，你可別跟我搶。」她瞪大眼睛，指著我的鼻子說。

我笑了笑，只說了一聲：「好。」

時間不知不覺流逝，我們決定拍完照、逛完街就回家跨年。她拉著我走過她想去的每一個地方，在一家禮品店裡，她挑了一個會發亮的小聖誕樹吊飾。我把它掛在包包不起眼的小角落，像是替這一天留下證明。

趕往火車站的路上，她靠著睡著了。我趁她閉著眼睛，輕輕把幾天前準備好的金莎和暖暖包放進她的口袋裡，動作小心翼翼，深怕吵醒她。做完這些後，我才閉上眼睛。

回到家，我們傳訊分享今天的瑣事。看著她傳來的笑臉，我心裡湧起一種說不出口的滿足，隨即去洗了澡。

整理好自己後，手機震動了一下。我急忙拿起來回覆，指尖敲擊螢幕的





聲音在房間裡顯得格外清晰。我們通著電話迎接新的一年，道過晚安後，我躺回床上，很快便睡著了。

當我睜開眼，陽光透過窗戶，緩緩灑在那棵小小的聖誕樹上。我翻開手機，急切地尋找那天的照片，卻什麼也找不到。小聖誕樹在指尖微微閃爍，我抱著希望，它會再次亮起，可它只是輕輕閃爍，隨後陷入沉默。

我想起她曾住過的地方，匆忙穿上拖鞋奔向那裡，卻只剩下空屋和靜默。她的聯絡方式也好像換了，再無音訊。直到，我想起她曾說過的故事

——
她從小隨家人四處流浪，時而睡床，時而睡地墊。她離開了我的肩膀，離開了我的視線，也離開了那個青澀的世界。

我緊握著小聖誕樹，一次又一次地開關電源，但它再也沒有反應。她就像這顆電池，曾照亮我眼前的一片黑暗，可電池終究會耗盡。而她，無法替換，也無法變成鋰電池。暫時，我找不到另一顆相似的電池，也不願意用形狀全然不同、再充足的替代品，因為我依然握著她留下的小聖誕樹，而我那句「好。」仍未兌現。

我打開大燈，陽光懶洋洋地灑進房間，樹影在地板上輕輕搖曳。腦海裡，回憶像細線慢慢 縈繞——那晚的雞蛋糕攤，燈光的暖黃、空氣中飄散的甜香、還有我們短暫而脆弱的溫度。此刻，光與影、現在與過去，交錯在一起，而我，只能緊握這棵小聖誕樹，任思念慢慢流淌。

我坐在空蕩的房間裡，手心仍緊握著那棵小聖誕樹。光線悄悄爬上地板，穿過窗簾的縫隙，像柔軟的手指輕撫著我的肩膀。屋子裡的寂靜，反而讓回憶更清晰地浮現——那晚的雞蛋糕攤，燈光暖黃，香氣緩緩飄散，我們的笑聲彷彿還停留在空氣裡。時間在這一刻慢了下來，我閉上眼，任思緒輕輕飄回那段溫柔的時光，像羽毛落在掌心，又像光線滑過心底。

晚上的棒球場靜謐而廣闊，燈光從高處傾瀉下來，把綠色的草坪照得溫暖而柔和。風輕輕拂過網子，帶起草葉細微的沙沙聲，遠處看台的回聲偶爾輕彈，像時間悄悄走過。白色的壘包在燈光下閃著淡淡的光，像小小的燈塔，守護著曾在這裡奔跑、笑過的記憶。夜色吞噬了城市的喧囂，只留下草地和光影，緩緩呼吸。

我在場上奔跑，球棒揮動的節奏和心跳融為一體。這裡曾是我的世界，也是我嘗試尋找另一個她的地方。那份期待，早已不再主動。直到某天，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網子後方。休息時，她走到我身旁，輕聲叫我的名字，



我一瞬間沒想起她。

「你不記得我了嗎？你曾經會和我分享打球時的樣子。」

「是妳呀，妳怎麼來了？」我有些驚訝。

棒球場就在我家旁邊，熟悉的身影自然而然走了過來。她依舊帶著一點嫌棄，「你還是一樣臉盲，我只是突然沒想起而已，幹嘛這個表情。」眉眼間的調皮和熟悉，像夜色裡閃過的光。

「好啦，我還要練球，妳等我練完。」我說。

「好。」她站在我身後，像主審般注視每一球，眼神中帶著輕柔的關注。每投一球，她對我笑一笑，我也跟著笑，笑聲融進夜色和燈光裡，彷彿整個球場都溫暖起來。

練完球時，天色已深，她仍站在那裡。我笑著問：「我帥嗎？」

「醜死了！」她假裝鎮定，眼角卻帶笑，「誰理妳啊。」

我問她：「妳幾點要回去？」

她說：「等你要回家，我再回去。」她輕輕笑著，「那我收快點，和你在一起的時間就少點。」「你還是一樣討人厭。」

我輕微地笑了，收拾好東西後，和她並肩走在街道上。街燈的光灑在我們腳邊，微風拂過，時間像細線般交錯。我們分享那些不見的幾年，過去與現在在光裡流動，笑聲和記憶像夜色中的微光，悄悄照亮心底。

「你之前那任女友還在嗎？」她突然問。

「早就結束了。」我答。

她看著我，語氣裡帶著熟悉的挑剔，「你個性那麼怪，當然沒人懂。」

「才不是個性的問題，只是時候不適合。」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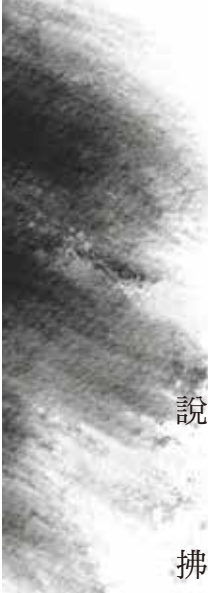
她沉默了一會，又輕聲問：「那你覺得什麼算是愛情？」

我低下頭，聲音低沉，「陪伴吧……她陪我的時間還沒一首交響樂久呢。」

她心頭微微一暖，說：「那你的每場比賽，我都會去看，不離開你，算是愛情嗎？」

我沒有回答，只是看了一眼手機，輕聲說：「時間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的背影在夜色裡拉長，帶著短暫的失落，如同風輕輕吹動的樹影。





下一場比賽，她真的出現了，手裡還拿著雞蛋糕。她走到我身邊，笑著說：「怕你肚子餓，我買了雞蛋糕，我們一起吃。」

「好啊。」我答。

她依舊站在那個熟悉的位置，靜靜注視著我。燈光灑在球場上，夜風輕拂，時間像緩慢流動的樂章。那場比賽，我發揮得還不錯，她輕聲讚美，我害羞地低下頭。我們坐在場邊，一起慢慢吃著雞蛋糕，笑聲融入夜色，像柔軟的光線，悄悄在心底留下溫暖的痕跡。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每場比賽，她都如約而至。她總是靜靜站在那個熟悉的位置，看著我奔跑、揮棒，像光線悄悄灑進我的世界，不言不語，卻溫暖無比。

直到那天，我買了人生中第一台檔車。她坐在後座，雙臂緊緊環抱著我，背貼著背，像把整個世界握在掌心。引擎低沉的轟鳴，車輪碾過橋面發出的震動，像心跳與風一起在身體裡共振。風從大甲溪橋上疾馳而來，夾帶河水的清涼，帶來花朵的香氣，掠過我們的臉龐，吹動她的髮絲，也吹散我胸口的悸動。速度拉長了時間，每一次呼吸都充滿自由，每一次轉彎都像心跳與世界同步跳動。

「妳現在是我的鋰電池了。」我低聲說。

「蛤？」我轉過頭，她眼裡閃著驚訝與笑意。

我沒回答，只是笑了笑，手指輕握油門，車身微微加速。橋下的河水倒映著光，兩旁的花兒像風一樣掠過，夜色和光影被我們甩在身後，笑聲隨風飛揚。整個世界像被拉成一條無盡的線，只有我們與風同行，心跳、引擎、笑聲交織成一片柔軟又明亮的光。

我們朝著目的地疾馳，風在耳邊呼嘯，河水、花香、橋上的光影、她的氣息，一同流過心底。每一個瞬間都像光線滑落掌心，溫暖、自由、奔放，悄悄刻進了記憶深處，成為我無法忘卻的光與風。



114學年國語文競賽

高一組

第一名 402 江彥宏

第二名 408 廖芷妮

第三名 405 林姝廷

高二組

第一名 503 楊雁凌

第二名 508 馬宜喬

第三名 501 任大衛

善的漣漪

／402 江彥宏

善，是一種美德、是一種信仰。從小，父母時常叮嚀我們要對長輩有禮、對兄弟有愛、對師長尊敬、對同學有品，教導我們做人處事的道理，我都銘記在心。但我曾以為「真正」的善事是要幫助他人或捐助一大筆錢，才有資格稱為善人，直到某次參加的活動才讓我了解意識到，做善事原來這麼容易。

多年前，媽媽幫我們報名一場「寒冬送幸福」的活動，讓經濟弱勢的族群在除夕時能夠享用昂貴的年菜，希望能把愛傳遞。然而，我卻相當不以為意，放鬆的休假日卻被強制參加的毫無意義的活動，那天我臭著臉，搬著一道道的物資放上車，心裡正想著花這些錢不如買朝思暮想、剛上市的電動，做這些分明就是浪費時間而已。

路程大約十分鐘，目的地到了，映入眼簾的一棟鐵皮屋加蓋的平房，門口還堆滿了資源回收，環境相當雜亂。我按了門鈴，沒人應答，又按了幾下，似乎不在家，正當我感到不耐煩時，一名白髮蒼蒼的老翁，拄著拐杖，緩慢地走來幫我們開門。阿伯見到我們相當高興，連忙感謝我們送來的物資，原來阿伯的妻子幾年前過世了，現在一個人住，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只能靠著資源回收的一些金錢來度日。聽到這，眼睛不自覺的泛起淚，自己是多麼幸福，還時常報怨父母；便我想起國小時爸爸被離職，沒了工作，媽媽還要照顧年幼的妹妹，家裡瞬間失去經濟來源。然而老師知道事情後，立刻幫我申請救助及補助，怕我們晚餐沒有下落，幫我們打包午餐的剩食，至今仍猶記在心。如今換我們有能力幫助需要的人，一點點的行動，能造福給他人。

善是會流動，在對方有困難的時候，給予即時的幫助，哪怕是舉手之勞，也能帶來希望。黑暗中，燈不需太亮，就算一盞燭光也能夠看清楚方向，到達彼岸，這當中，是多少人在路上點亮一道道光芒，多少人在背後給予幫助與支持，一句「食飽未」也能讓人感到暖暖的安慰。善，不一定要大，但只要有力量，就能散播到世上。



善的漣漪／408廖芷妮

有的人說：「人性本善」，有的人卻覺得「人性本惡」。善惡難以由外貌辨別，卻能在頃刻間，從一個人的心，傳遞至另一個人。一傳一、二傳四，聚沙成塔，激起了漣漪。

在每個人都獨自奮鬥的學校裡，我的身旁總是多出一個人影，她詼諧有趣，長相出眾，成績又好，最惹人喜歡的一點是：她總是不吝嗇於幫助別人，哪怕那只是舉手之勞，不值誇大一提的事，她都會做。我常常想：這種「幫忙」不但給自己找事，又沒有「獎勵」，做這件事，對自己到底有什麼意義？就算有他人說的「成就感」，也不過在心裡存在一段時間，便又消逝的無影無蹤了。

一個學期如光似箭，在那寒假後的開學，她的位置卻空了人，從老師口中才得知是生了很嚴重的病，要請假好一段時間，我聽著同學細碎的討論聲，腦子卻一片空白。直到一個人拍了拍我的肩，詢問道：「嘿！你不是她最好的朋友嗎？能不能告訴我們她在哪住院？」倏然回過神，才發覺身旁並非只有一個人，幾乎全班的人，都在向我詢問、關心「她」的狀況，我想：這些曾經被妳默默幫助過的人，他們都知道呢，妳的善良像小石子般投入湖中，卻激起了一圈圈的漣漪，回應著妳，悄悄遞過去的善意。

帶著各種養身食品，又帶著一張張親手寫的卡片，每個人身上彷彿重疊了一個「她」的影子，我們推開了病房的門，往常





活潑的她，此刻在充滿藥水味的病房，虛弱得坐在病床上，卻依舊不忘著掛起笑容面對大家。不一樣的是，今天，換我們來幫助妳。

在探病後的幾週，空下的位置又被填了回去，她順利回到了學校，回到了我們身邊。而班上的氣氛也早已和以前不同，我們互相幫助，互相關心，是彼此重要的人，重要的夥伴，在學校，大家並非獨自奮鬥，而是團結一心，手牽著手，相互扶持向前。她含笑著說：「原來善，真的能改變一個人。」我想，是啊，除了改變自己，又能傳給下一個人，不論原來怎麼樣，善的石子都能在平靜的湖中，激起不平凡的漣漪。

善，如同蒲公英上的種子，隨風飄搖，深植於一個人的心，善的種子是可以被傳遞的，只要感受到了溫暖實際的「善意」種子，說不定已經於心中播種、發芽成苗，最後又成為了一朵朵的蒲公英，飄向更多人的心中。善可以激起漣漪，激起每個人心中，本被藏起的「好」。



善的漣漪

／405林姝廷

風塵僕僕，我坐著公車跋山涉水到了山裡，不為別的，就是為了山裡的一群小孩子。

還記得第一步踏入我所服務的國小時，校舍背後一座座的山嵐映入眼底。延綿的深灰、深綠，襯著無垠的天際很是湛藍。這次參加的活動是服務在東勢山裡的國小。而我正是和非營利組織協會一起舉辦冬令營，主要的內容就是陪伴小朋友。

他們是位於偏鄉的小朋友，家庭背景都很特殊，但並不影響他們擁有的那份天真爛漫。離別時的一句「姊姊，謝謝你。」是多麼的真摯。這一瞬，讓我感到善是有漣漪的，它能在一顆顆的真心中相互傳遞感染。

善是什麼？行動才算是，至少在我看來善必須先踏出第一步。原本因為心裡的擔憂而不敢伸出手，勇敢的踏出去就會發現其實「善」沒有想像中的難。提醒路人的包包拉鍊沒有拉上、東西掉了，這些也都是善，而且只要你願意，總有一天「善」會循環回到你身上。

就像東勢的那群小朋友，在好幾天的相處之下，我在言行上都特別的展現我想要他們學會的。像是和同儕彼此尊重。他們都有從中潛移默化，這何嘗不是一種善的傳遞，善的漣漪呢？

善也是一種態度。待人若是和善可親、彬彬有禮，那他人的回應也將是和氣溫柔的。同儕相處也是如此。從前我也是待人處處都是稜角，但我發現只要將善意釋放出去，得到也是善。

水跟水會相溶，不同的水加在一起最終也會碰撞。不論是善是惡，最終都會影響那灘水。種瓜得瓜是一樣的道理，種下善的因，得善果。



善的漣漪

503楊雁凌

「人之初，性本善」，正所謂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才會有溫暖存在。有時成長過程中的手足無措，也能被他人的善意安撫。善意彷彿是掉落水面的花瓣，輕輕地挑起一層層漣漪，帶著花香漂泊至遠處。

曾經在一次英文課中，老師帶著大家參與「寫信馬拉松」。影片中的受害者家屬訴說著他們的遭遇，讓大家了解世界的每個角落發生的憾事。看完影片後，我心中泛起同情心，替他們感到忿恨不平。於是在信中表達對受害者的認同，感嘆世界如此的不公。那堂課大家都在奮筆疾書地寫信，希望所有參與者的善良能帶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點溫暖，度過人生中的不如意。

每當我在生活中感受到挫敗時，最終都會被周遭的善意打動，正是因為身處在極寒之地，一絲絲微弱的火光也覺得無比溫暖，給受傷的心靈些許安慰。在一次約會前，因為時間緊迫，我還沒來得及檢查悠遊卡餘額就上了公車。刷卡時卻發現餘額不足，我火急火燎地拿出錢包要投幣，沒想到屋漏偏逢連夜雨，皮夾中只夾了兩張五百元紙鈔。司機讓我和其他乘客換錢，對於極度內向的我來說完全是天打雷劈。只記得當時我的眼淚在眼眶中打轉，手抖著到處詢問是否有人能換錢，這時一位抱著小孩的阿姨迅速地走到前面投了二十元，回頭安慰我別緊張，讓我到座位上坐著。善意的漣漪拍打著我，原本暴跳如雷的心臟也逐漸平穩下來。心中的萬分感謝無法用言語表達，只能在下車時真誠地道謝。

曾聽「不以善小而不為」，有時我們給了身邊的人一點善意，可能覺得沒什麼，但對收到善意的人來說，也許是救命稻草。因此在努力過生活的同時，有餘力便多關心周遭的人，向遇到困難的人伸出援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善意，也能盪起層層漣漪，帶著花香傳遞到很遠的地方。



善的漣漪

508 馬宜喬

黃昏時分，夕陽在薄暮中消融。我與朋友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微風輕輕拂過我的臉頰帶走眼角的淚，感受朋友手心傳來的溫度，心裡漸漸泛起漣漪。

我曾度過一段低潮的時期，與人交流常使我感到戰慄。我總能感覺到對方眼神轉換中的異樣，不斷咀嚼他人說出口的話語，他人對我的評價對我而言是不變的「真諦」。我時常拿著它們鞭答著自己，即便早已心力交瘁卻找不到可以傾訴的人。每個不成眠的夜晚，我只能蒼白無力的被那清冷、岑寂的夜俯視。

在那失聯兩個月的暑假即將結束時，我終於打起勇氣向世界發出了微弱的訊號。我點開了社群媒體，看到了朋友堅持不懈的訊息。當時的內心其實風起雲湧，雖然寂默，但我更害怕受傷。不與人交流的日子我一直躲在堅挺的殼裡。我的音訊全無會讓她生氣嗎？她的麻木會使對方尷尬嗎？還好，最後我答應了覆約。

在他的眼裡我沒有看到憤怒，只有擔憂。我們找了一座公園坐下，他堅定的握住我顫抖的手。傾訴有一種力量讓原本無形的、不安化為言語。像暖流一樣往另一方流淌去。我用力的抓住這雙在黑暗中伸出的手，原本封閉的內心正在一步步瓦解，煩惱清空後心變得軟溶溶的，斜陽低低的灑入他的髮梢落下的一吻，而此刻我又想採摘這未展開的笑容，採摘這接住我的善意。

朋友的善意在我心中泛起漣漪，在每個痛苦苦澀的時刻我就會打開回憶的蜜罐，小心翼翼的品嚐這一點甜。在平靜的水面掀起漣漪後，原本沉寂的表面就會泛起皺褶，並將這股力量向外延伸。現在我也會開始關心附近寂寞的身影，把我曾接受過的溫暖傳遞出去。就算伸出去的手還在顫抖，這份善意也不能抵擋他人所要面對的痛苦，但在經歷波折時想起這份溫暖，一定能使黑暗的縫隙滲出微微的光亮。

善意是理解、是包容、是顫抖卻仍願意伸出的手，最寶貴的是善意是綿延不絕的波紋，觸及到的地方可以使陣痛變緩、傷痕變淡。一點善意卻可以掀起許多大大小小的漣漪，讓原本殘破不堪的世界趨向完整。



善的漣漪

501 任大衛

人的行為與語言就像骨牌一樣，倒的是人心，倒的是信任，但也倒的是愛。突如其來的愛讓淚珠不停地在眼珠子前轉著，好像對方想必會用盡一切去感謝你的善意。我也曾是那受人點滴畢湧泉相報的小孩子，而我也因此體會了人生的意義。

一牙還牙，以眼還眼，這是漢摩拉比法典的宗旨，但我小時候因為在相愛的環境下成長，我知道我應讓這份人生中的善意一直被點著。在疫情時，大家人心相懼，但我卻跟著教會的志工們憶起去教會發物資，在醫護人員收到那些驚喜時，空氣中原本瀰漫著的死亡氣息瞬間變成了那說不出口的榮耀。另一次市區菲律賓宣教，在某一場禱告會中，有一位殘疾者原本無法行走，在我們的祈求下他竟然站立了起來，手舞足蹈的跳著舞，述說著神的奇妙，說著躍在心頭頂端的喜樂，我自己都不得的敬佩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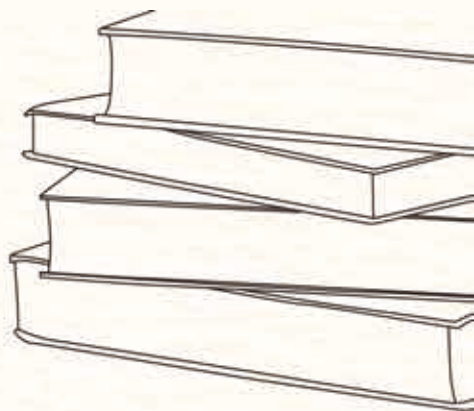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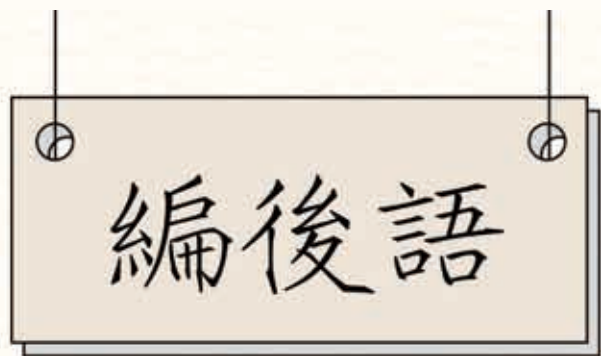
當然，在這之前我不是君子，自私、恨惡才是小時候我內心追求的，以前教會是為了喫點心，過年有紅包，年底有禮物拿甚至有錢時就毫不認家人，一切都是我的，直到某一次被詐騙了四萬多，學貸在一個下午遠走高飛，深深的重擊了我的內心，去警局走完程序後內心那些見不得人的罪惡被赤裸裸地檢討，並且掃除。

因為如此，我不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因為愈想愈會失去，我開始奉獻，就算沒錢也盡力去關心同學，就算被攻擊我也不反擊，就算被外界看成腦袋有問題，不被尊重我也無畏，我嘗到了幫助人而產生的化學變化，那些在關係中保衛自我、成全自我的最終都失去了自我，那些爭權力的軍師、政治家，最終都敗在自己的計劃下，唯獨那捨了自己生命只為成全別人的得著了生命。

如此的感動，我每天帶著這份善意，傳下去，同學想找人吐苦水時，我成為人的陪伴，同學被排擠時，我站他那一方，我也看見他們的笑容，一切就心滿意足了。

在新聞上看見那層受社會幫助的，如今也成為了社會的支柱，無私的奉獻換來社會中的漣漪，是高漲的情緒，是低谷中的陪伴，我也因為受了教會的幫助，無私的，只為他人，只為教會的愛，只為牧師的支持，我成為漣漪的傳遞者，讓骨牌倒像地極，以善為人生的意義。





503 楊雁凌-社長

帶著歡快的心情完成這本校刊，願未來再次翻開時，依然能拾起此刻的輕快與喜悅。

503 劉家瑜-副社兼美編

總覺得離句號還很遙遠，眨眼間，我已經走到它面前了。



501 張瑄恩-主編

在校刊完成的一剎那，這段時光的句號也悄然落下。

希望校刊社的大家也可以在青春的句號落下之前，給自己一個滿意的答覆。

501 魏好蓁-副編

希望我們都能在高中生活句號劃下之前，好好走過青春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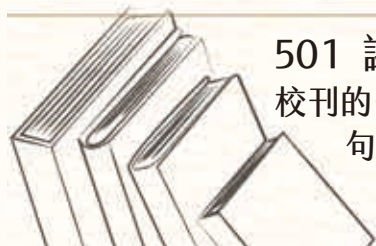


508 李品言-副編兼總務

在句號落下之前，願我們都能在自己的領域大放光彩。

505 陳宥均-美編

在句號畫下之前，一起創造出屬於我們美好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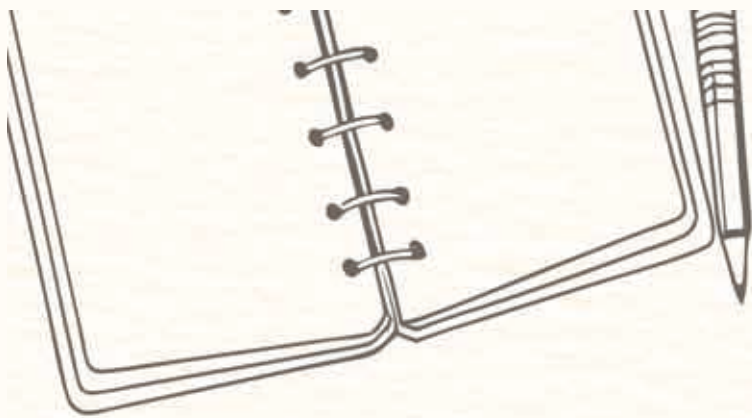


501 謝欣倪-文書兼公關

校刊的句號之前，是所有人的忙碌；

句號之後，是屬於大家最珍貴的回憶。





501 周致禾

雖然參加了兩學年的校刊社，但在面對不同題材時，也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501 吳泓萱

很高興能參與這本校刊編輯，從無到有產生出一篇文章真的很有成就感，同時也感謝所有和我一起努力的同學，替我校稿的幹部們、老師們，希望你們能享受這本校刊！



501 張家湊

一開始以為校刊社是一個很文藝的社團，每次都需要寫出一篇完整的文章。但實際參與後才發現和想像中有很大的不同，不僅學到了文章的基本格式，還掌握了美化句子的技巧。且校刊社的氛圍也比想像中更輕鬆愉快，透過許多小遊戲讓社員們之間更熟悉彼此，很開心能參加校刊社。

501 陳家妍

起初加入校刊社只是希望能豐富學習歷程，後來學習了如何寫出更流暢優美的句子，才發現原來我的寫作能力還有很多可以精進的空間。真正寫過一小段文章後，經由幹部們的修改與指導後才讓內容變的更順暢。我覺得校刊社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社團！

502 胡乃勻

校刊的完成，來自於每一份的用心與努力。

謝謝所有參與的老師和同學，讓這些故事可以被留下，也讓大家看見校園中的點滴與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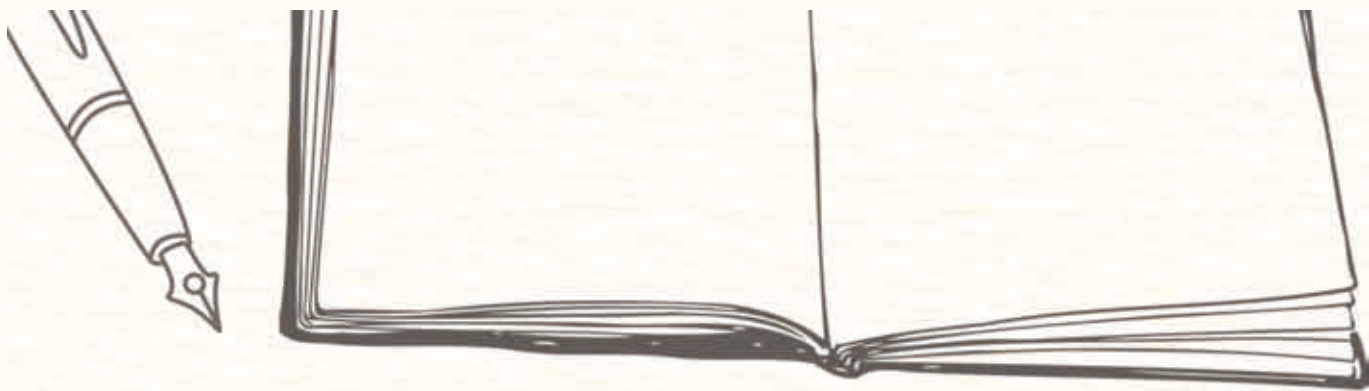
508 馬宜喬

很高興能參與校刊的編輯，一開始加入校刊社只是想訓練文筆，以為題材跟內容會受到很多限制，但真正投入時發現很不一樣，可以很自由的書寫自己的故事，我也很享受組織文字的過程。當看到其他同學撰寫的內容和最後組內集結而成的版面，一種感動由內而生，書寫成為記憶的座標，校刊是我們想法的載體，流淌著這段時間大家共同編製的血脈，彼此相連。最後很感謝老師的教導和幹部背後的付出。

403 黃彥蓉

能參與校刊的編輯是非常特別的事，有學姊幫忙校稿讓我更能快速找出自己能寫得更好的地方，在這裡，我感受到了互相扶持的可貴。謝謝各位學姊的幫忙！





403 楊藹芸

有時不後退就已經是前進。

不再刪除、不再修改，字尾落下的瞬間，我也站在了橋下。

404 張鈺婷

這本校刊的句號畫下了，但有關我們創作的想法並沒有畫下句號。



404 徐以玟

「從零開始做一本書」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也不會去想的事。從初入校刊社，到如今校刊完工，我仍有種不真實感。

405 林姝廷

不長不短的時間，度過了一個半學期，沒想到自己也能有幸參與到一本校刊的誕生！我雖然只有負責整本心血中的一小角，也能感受到一本校刊誕下的不易，謝謝辛苦的社師和學姊們！

405 謝佳妤

願校刊，能成為青春中的一枚書籤，標記精彩。

406 池萱倪

以文字傳遞情感，以筆觸寫出明天。

406 陳妍妘

謝謝各位學姊、老師與同桌的指導。

407 鍾念庭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參與某本讀物的編輯，興奮之餘也有些惶恐。能不能寫好自己的部分、能不能好好和組員們合作……我擔心的點真的很多。萬幸校刊的編輯順利結束，也讓這趟短暫的編輯之旅始於不安，終於自豪。





東山客 No. 15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一五年

發行人：翁文修校長

指導單位：東山高中圖書館

指導老師：莫喬婷老師

製作單位：東山高中第16屆校刊社

社長：楊雁凌

副社長：劉家瑜

主編：張瑄恩

副編：李品言/魏妤蓁

美編：陳宥均/劉家瑜

公關：謝欣倪

總務：李品言

編輯群：王慧臻、池萱倪、吳泓萱、汪宜穎、周致禾、林姝廷
胡乃勻、馬宜喬、徐以玟、張鈺婷、張家臻、陳妍妤
陳家妍、黃彥蓉、楊藹芸、謝佳妤、鍾念庭

印刷：宏林文具行 04-2393-4878

東山見證 我們慢慢長下

